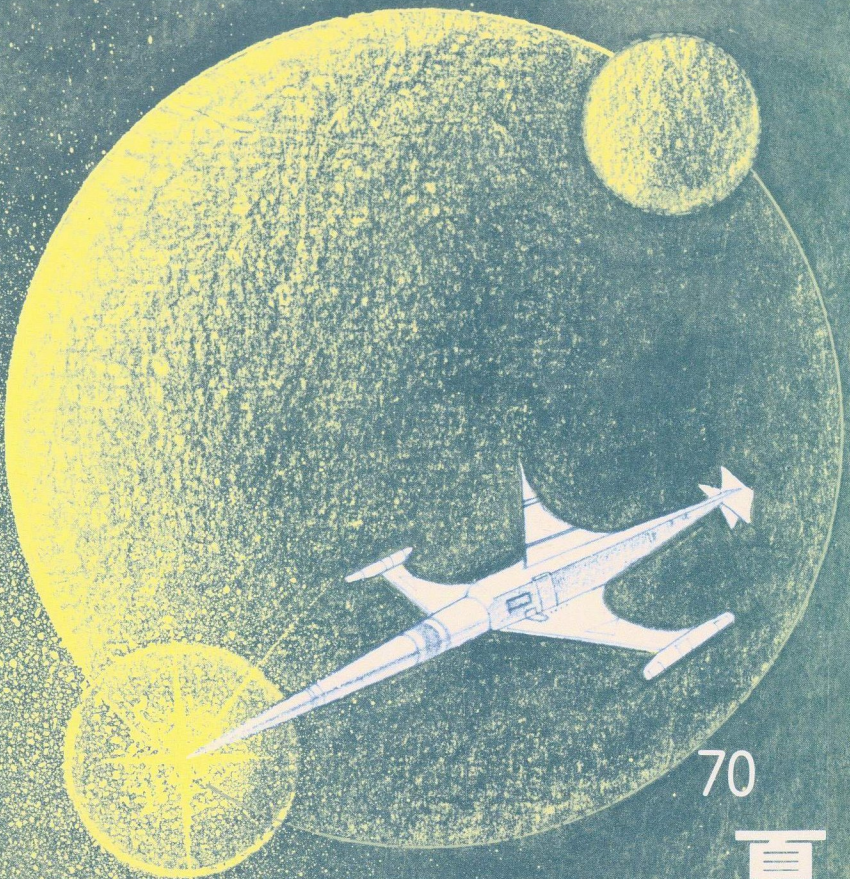
科幻文學



70 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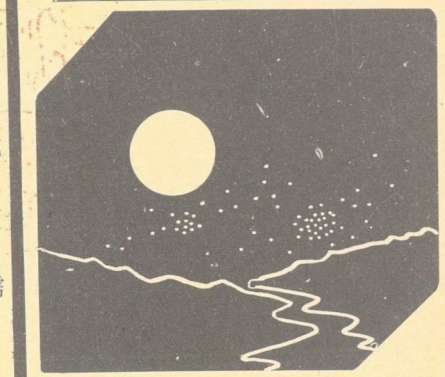
這是一份文學性刊物——

即使今天做不到，總有一天可以做到。

封面設計・劉映梅

科幻文學

70年夏季號



發行人：張之傑
主　編：
編輯委員：呂應鐘　張系國　章　杰
　　莒　海　鄭文豪
編輯顧問：王丁泰　方以庸　李文光
　　辛　鬱　周浩正　陳正治
　　黃博英　費海璣　彭廣揚
　　葉言都　詹宏志　賴金男
　　潘朝潤
發行所：科幻文學雜誌社
　　台北縣新店市華興街2號2樓
郵政劃撥：500800科幻文學帳號
印　刷：沈氏藝術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創刊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2716號

徵會員

- 本刊發行採會員制，只要郵撥200元，即可成爲會員。
- 本刊每期皆刊出詳細成本，會員以成本價格支付每期會費。如第一期每册成本爲32元，則200－32＝168即會費尚餘168元。至會費不足支付一期成本時，需再郵撥200元充納會費。
- 本刊不發書報攤零售。
- 單本劃撥，價格爲每期成本之一倍，如第一期成本爲32元，則單本劃撥需64元。
- 請郵撥500800科幻文學帳號。

本期成本15900元(500本)

稿費	1800
繪圖	1800
封面設計	500
打字	2950
紙張	3400
製版	2400
印刷	1800
裝訂	750
上光	500

每本成本：32元

單本劃撥：64元

目　錄

五　發刊詞　張之傑

十　大家談科幻　九位科幻愛好者

十七　奔月之後　張系國

二九　火中之火　辛鬱

三〇　超級巨星　黃海

五五　世紀大爆炸　呂應鐘

六二　標本　倪匡

七〇　飛碟夫人　黃博英

七六　複製人加工廠　吳望堯

七七　曦　鄭文豪

八六　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　方以庸

九四　屍變　章杰

發刊詞

張之傑

創辦「科幻文學」的動機有三：

第一，經過多年的思考，筆者深深覺得，中國之科學不振，是個文化問題。近代科學（與習稱的科學同義）雖始自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但其淵源，可推至古希臘時代。從畢達格拉斯以至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歐幾里德、阿基米德，對科學都有一套基本看法；其思想，亦以理性為依歸。換句話說，西方的本體論，一開頭就可以落實，為日後科學發展奠下基礎。

中世紀時教權高張，號稱黑暗時代；但中世紀的神學仍以理性來證明神的偉大及神的價值。這種以理性證明事物本末的精神，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更蔚為風尚。近代科學發生於西方，可說是其來也有自。

反觀中國，陰陽五行這套本體論太虛玄，無法落實。長久處於玄學迷魂陣中，再加上封建思想的禁錮，自然發展不出一套抽象的理論體系。近代科學不能在中國發生，也可說是其來也有自。

因為傳統文化——特別是陰陽五行和封建思想，有和科學相抵觸的地方，所以中國不但不能

發展出近代科學，連吸收科學也格外困難。如果從五四算起，我們歡迎賽先生（科學）已歡迎了六十多年，但成效卻極其有限。科學仍是少數人的專業，不能普及於一般大衆。一般人一談到科學，所想到的只是科學家和機器。科學未能融於生活，當然不能成為文化的一部分。

在這種畸形的組合下，科學在中國一直是個怪胎。一般知識份子只看到科學的「器」，而未看到科學的「道」。朝野表面上似乎在竭力提倡科學，但他們的思想大多仍停留在船堅砲利階段。傳統文化與科學的不協調，使得國人無意中築起一道拒斥科學的牆籬。這道牆籬如不打破，科學將永不能落實於中國。

打破這套牆籬的唯一方法，大概就是「喚起民衆」，也就是在「由量變而質變」上下功夫。中國科學不振，決不是多建幾所大學、多訓練幾個博士所能解決的。問題在面，不在點；在於文化，不在於個人活動。筆者認為，要做喚起民衆的工作，最直接、最有效的法門，無過於提倡通俗科學以及科幻文學。（當然，打倒封建思想也是重要課題，因係題外，不多發揮。）通俗科學可以提高一般國民的科學水準，使非科學國民減少，科學國民增加。科幻文學可以提高國民對科學的向心力，使因文化傳統而引起的科學疏離感減低。從這個觀點看，創辦科幻文學是有其深遠意義的。

筆者近年來全力推動通俗科學，如今又鼓其餘力推動科幻文學，可說是其道一以貫之；其道為何？就是希望科學早日在中國生根。

第二，筆者參與、創辦過五份雜誌，深知辦雜誌除了具有服務讀者的目的外，更重要的社會功能是培養作者。大陸以外地區的中國人，寫作科幻小說的人不多。以短篇小說而言，寫過五篇以上，屈指數來，只有張系國、黃海、呂應鐘、鄭文豪和章杰。寫過兩篇以上的，有張曉風、後

人和誠然谷。寫過一篇的，有石資民、陳正治、吳望堯、黃凡和葉言都。（倪匡寫的短篇科幻小說篇數不明）。寫過長篇的，有趙滋蕃、倪匡和李頑。上述名單中，寫作較多且較為用力的，只有張系國、黃海、倪匡、呂應鐘、鄭文豪和章杰等六人。

科幻作者少，原因有兩個：一是讀者少，一是發表園地少。讀者少，牽涉到文化問題。西歐自十七世紀近代科學興起，科幻小說即應運而生。第一本科幻小說——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成書於一六二七年。此後，科幻小說隨着科學發展而成比例成長。到了十九世紀，西歐的科技文化已成氣候，科幻風氣遂更為興盛。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維恩的「海底兩萬浬」、「地心探險記」，威爾斯的「時光機器」、「地球保衛戰」，都能吸引廣大讀者，成為科幻經典之作。

廿世紀，科學進一步發展，科幻更盛。在西歐，以斯台普萊登的「造星者」、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年」最具代表性。廿世紀二、三十年代後，美、俄的科學水準漸漸趕上西歐，其科幻風氣自亦不在西歐之下。俄國以查米丁的「我們」最為有名，美國則以珍斯貝克主編的「奇幻故事」雜誌及小坎培爾主編的「科幻小說」雜誌為中心。

五十年代以後，美國的艾西莫夫與英國的柯拉克同執當代科幻之牛耳。艾氏之代表作有「基地三部曲」、「我是機器人」等等，柯氏的代表作有「童年結束」、「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等等。

東瀛日本，二次大戰後一躍而為經濟巨人，其科技水準已不遜於歐、美，其科幻風氣更有後來居上之勢。科幻小說早已取代武士小說與偵探小說，成為最受歡迎的通俗文學讀物。

從以上敍述可知，科幻風氣與科技水準息息相關。科技水準的高低，又深受其文化傳統影響。文化中如有適於科學發展的因子，科學發展必能水到渠成。反之，必定阻礙重重，不知何日能

成正果。很不幸，傳統文化與科學的種種抵觸，使得我們的科學一直處在器用層面。科學只能成為「器」，不能成為「道」，科學當然難以發展。科學不發展，科幻風氣就發展不起來；科幻風氣發展不起來，科幻讀者當然不會多了。

科幻讀者少，是大環境使然，不是我們所能左右的；但發表園地少，卻可以解決。解決之道，就是辦一個專門刊載科幻作品的刊物。有了刊物，就可以培養更多的作者。有了作者，就可以滋生出更多的刊物。結合衆多的作者與刊物，就可以形成一股推動的力量。

台灣地區過去從未有過專門推動科幻的雜誌。「宇宙科學」雖登過幾篇科幻小說，但內容仍以「丹尼肯式科學」為主。「飛碟與科幻」走的是「宇宙科學」的老路，可說是「宇宙科學」的餘支、餘脈。看來培養作者的重任，要靠「科幻文學」單獨負擔了。

第三，近年來，科幻電視卡通深受兒童喜愛，表示下一代已有轉機。如何預先佈置良好的科幻環境，使其科幻愛好得以繼續維持、發展，是一件值得深思熟慮的事。鑑於美式科幻——也可說是現代科幻，只具消遣性，不具文學性；我們在起步時，就要跨越艾西莫夫、柯拉克的窠臼，直追維恩、威爾斯、查米丁、赫胥黎、歐威爾。當此科幻被國內文人視為怪力亂神的時刻，如果脫離了文學，將更無法在文壇立足。「科幻文學」之所以叫做「科幻文學」，而不叫做「科幻春秋」，理由在此。

科幻文學這個名字是呂應鐘先生首先啓用的（呂先生寫過一本題目為「科幻文學」的專書）。本刊襲用這個名字有兩層意義：一是表示本刊包含一切形式的科幻作品——科幻小說、科幻散文、科幻詩、科幻戲劇、科幻書評、科幻雜論；一是表示本刊為一文學性刊物。

當然，要想成為一個高水準的文學性刊物，不是一蹴可幾的事。作者太少，稿件幾乎沒有選

擇餘地。目前只好消遣性與文學性並列；等到作者多了，再嚴格篩選。但不論稿件如何缺乏，我們絕對不用翻譯的或改寫的，這一點我們一定堅持到底。

凡事開頭難，現在既已開頭，剩下的就是錢的問題了；錢也不難，因為——「大家出錢大家看」！

大家談科幻

（以姓氏筆畫為序）

分散度與趨中性

方以庸

假設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能按照它們的內容排列在一個譜系之上，暫且借用「典論論文」的「典」字，稱之爲「典譜」吧。這個「典譜」應是一個動態系統，它在不同時代及地域有不同的排列方式。且讓我們觀察文學作品此時此地在「典譜」上的排列情形，筆者以爲科幻小說的分散程度一定要比所有其它類型的作品加起來還要大得多。目前中文科幻小說作品太少，還不能構成一個樣品足以表示相當程度的分散。但這種情形似乎是必定會發生的。另一方面，假如我們同意文學最重要的使命乃是要表達人性的話，上述的分散傾向對於這項任務在某一方面說來却是有妨碍的。因此，如何在多彩多姿之中求取中庸之道，或許，就是有志於科幻小說寫作的先生們最大的使命了。

終有那麼一天

呂應鐘

如果我們的科技成就更爲可觀；
如果科學觀念深植國人的腦海；
如果科學成爲每個人生活的一部份；
如果大家都眞切領悟到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如果全國同胞都抬頭挺胸，高瞻遠矚；
我相信終有那麼一天，報紙上的連載武俠小說會減少，換上的是連載科幻小說；
我也相信會有那麼一天，我們拍出闡釋天人意境的科幻電影；
而電視上也會出現科幻連續劇。

成爲長青樹

梁憲初

我是個學理工的人，工作閒暇，醉心文藝，尤其熱愛報導文學，我曾嘗試以文藝筆法，報導科學，雖然作品不多，但每以將枯燥的科學通俗化，沾沾自喜。

科幻作品在國外頗流行，反觀國內，只是浩瀚文藝作品中的點綴。我國即將步入高級工業國之林，如何將科學大衆化，除了一般性科學報導外，科幻作品的推廣，也是引進科學的一種方式，雖然科幻作品虛構成分多，可是誰敢斷定，虛構不能在未來成爲事實。

「科幻文學」的創刊，我有一個希望，一期一期的辦下去！的確，在五光十色的雜誌圈內，要成爲「長青樹」，不是件易事。希望「科幻文學」之科學的方法，科學的功夫，文學的技巧，還有令人一新耳目的內容，帶動國內科幻文學的風氣，吸引廣大讀者群。

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陳正治

傳記文學、歷史通俗演義，寫的是「過去」社會的事；現代文學，寫的是「現代」社會的事；科幻文學，寫的是「未來」的事。

「過去」「現代」的文學，我們有不少的作品，不少的人在從事創作；「未來」的文學，我們却少有人去耕耘。

「未來」的社會是怎麼樣呢？人們的食衣住行育樂以及種種觀念，一定跟過去及現在有所不同。我們希望未來的世界比現在更美好、更進步，於是從事科幻文學的作者，以豐富的想像，利用有趣的文體形式，把它描繪出來，讓人們去努力；我們不希望未來的世界，走入自相殘殺、毀滅的道路，於是從事科幻文學的作者，將可能發生的慘劇揭示出來，讓人們警惕、避免。

科幻文學除了供給讀者趣味的故事外，還有這麼大的使命，因此，這是值得大家關心、努力的事。

接近文學

黃海

要使科幻小說具有文學的價值，則必須以文學的筆法來寫作，即必須具備文學寫作的洞察力及表現方法。

文學是反映人生，表達社會現狀，它的永恒價值寄存於其思想，而不在於其怪異的形式。文

藝評論家何欣說：文學作品的經典名著必定能夠長存的，每個時代的人都曉得它是同時代的，能夠做到這點，必定包蘊著「道德的眞理」，否則縱然能給很多人快樂，在文學的大殿堂它也無法取得一席之地。

以這個標準來說，今天的科幻小說，很難被評鑑爲具有永恒價值的文學作品。科幻小說常是脫離現實，又含有「科學異想」成分在內，與傳統的文學作品以反映現實爲主，大相逕庭。

科幻小說作者必須具有道德的使命感，才能使作品接近文學，或達到永恒的文學價值。

俶詭奇譎，洸洋恣肆

費海璣

時賢紛紛討論科幻文學的發展方向，要我講幾句話。我認爲讀者可分大讀者小讀者，欲爭取小讀者，科幻小說惟有送上銀幕。欲爭取大讀者，便要作家在文學造詣上更上層樓。今天我願告訴各位：科幻文學的目的目標是「俶詭奇譎，洸洋恣肆」八個大字。在宋代有一位科幻詩餘作家辛棄疾，值得景慕！

辛棄疾在江西上饒鎭沁園春的時候，他的心情和我們今日在台北相似。此詞可以說是科幻文學之皇冠！今錄如下：

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

辛棄疾把山幻想成謝家子弟，司馬相如及太史公。我們閱盡銀河風浪，想像力怎可不及他？所以，我們從事科幻文學必須用雄深雅健之筆，使大讀者的心胸開拓，使科幻文學達成警世之使命。

太陽底下有新鮮事

彭廣揚

太陽底下有新鮮事，不是事情本身新鮮，而是表達的方式新鮮。

科幻作品喜歡發掘切膚問題，更善長自作假設解答；這是表達方式出奇之處。

科幻作品可能會縮減、變更、曲解科學因素，那是因爲創作者本來就不想做科學家；科幻作品或許成爲專用術語堆砌成篇的研究報告，這是由於創作者只「想講」，而不在乎「講的怎樣」。這些枝節技術問題終可解決，只要作品能不斷協助讀者（觀衆）了解、接受變更的（未來）事實。

翻譯是跨越語文鴻溝的津梁。陸續翻譯科幻作品，不是單從橫斷面移植；該爲縱系統根植作準備。

批評制度的建立，意義不下於開拓創作園地和培養欣賞風氣。要拋除個人成見、偏見、執見、私見，明辨作品的美感、快感。

開拓創作園地和培養欣賞風氣是一體兩面，作者嘔心筆耕，讀者（觀衆）熱心發表共鳴或反響。

站立倡導者的立場，我們秉持信心、耐心和決心，努力在千頭萬緒中理出頭，希望讀者（觀衆）能驚奇的發現：太陽底下竟有新鮮事！

飛得愈遠，關心愈近

詹宏志

在什麼情況下，他，文學家或科學家，才錐心地感覺到科幻文學的若渴需要？

①當他夜觀星象，感覺到生命之源的深邃神秘，情不自禁要向無窮探索。

②當他目睹科技巨獸自文明競技場上熊立而起，向人類尊嚴咆哮挑釁，憂心忡忡要喚醒其他不知災難將臨的人。

③當他身繫禁忌與威權的囹圄，心懷批判的憤怒，處心積慮要以謎語傳遞秘密的訊息。

職是，當他在空間之外、時間之外飛馳，飛得愈遠，他的關心愈近。

如果不是這樣眞切的體認，科幻文學的使命永遠是不可能的使命。

科幻文學的多重功能

鄭文豪

科幻小說可以提供科學家發明的靈感；可以像荒謬劇一般能讓人們有更多的人生啓示；又可以社會批判或諷世的手法，讓一些不合理的現象經過扭曲後反而愈益眞實；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科幻小說能像一具人類文明的早期預警器，讓人類在邁向未來的脚步中，避開那些可能存在的陷阱。

諸如此類，科幻小說的功用簡直無法詳述，即使傳統文學也無法如此「入世」。在我國科幻

文學正要盛行的今日，應注意的是各類型體裁的均衡發展，事實上也唯有如此，才能顯出其博大的內涵及多功能性。

張系國來信

之傑兄：

多謝來信。很高興你們要出世界科幻名著。選集部份，可收入「星雲組曲」裏的銅像城及近作「夜曲」（聯副），但排印好，請寄給我自己校對（三校，你們先校兩次）。我不要稿費，但希望你們贈一套書，海運寄給我即可。科幻文學，我可擔任名譽編輯委員。第一期可轉載「奔月之後」（純文學「地」附錄），相信對初學者有些幫助。季刊很好，選稿最要注意，切勿全譯日文著作，否則讀者觀感總難改變。　祝

好

張系國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三日

奔月之後——兼論科幻小說

張系國

螢光幕上的圖片幾乎使人懷疑它的眞實性。穿着笨重工作服的太空人緩緩爬下樓梯，小心翼翼地在月球踏下第一個人類的脚印。這場面太熟悉了，熟悉得簡直有些乏味。每星期六午間電視長片那些五十年代攝製的太空探險影片裏，不都有同樣的鏡頭？火箭的形狀或許稍有不同，探險隊員裏也缺少幾名金髮美女，更沒有什麼月球怪物出現，但是其他的一切都早看過千百遍，包括插下那面美國國旗在內。電視幕前的觀衆必須不斷提醒自己，這不是重播的丙級電影，而是實地拍攝、眞人眞事、人類登陸月球的壯擧！

壯擧？亙古未有的盛事？偉大？奇妙？難以置信？電視廣播員不久就承認他已用完了所有的形容詞。這可以有兩種解釋。或者登陸月球的壯擧實在太偉大了，偉大得不能想像，遂使平常我

們用來描述偉大的形容詞都不管用或不夠用。或者這壯舉實在太合乎我們的想像，一點兒都不離譜兒，使我們無法表示驚奇。人只會對新鮮事兒驚奇。原本以爲極新鮮的事，不料竟是極熟悉場面的再現。於是乎驚奇似乎有些不合適，形容詞的堆砌就顯着勉強，不是不夠用，而是用不上了。

「月球原來就是這麼一會事兒啊！」這裏頭有多少是驚奇，又有多少是失望？

奔月之後，對這番壯舉的意義，報章雜誌電台不免都要加以分析。「時代」雜誌稱之爲「美國中堅份子的勝利」。就短期的政治影響看，這的確幫了尼克森政權的一個大忙。奔月之行的科學意義似乎也可獲致一個大概的結論。最引起爭論的，却是政治和科學以外，太空探險究竟能給人類帶來些什麼？

贊成太空探險的，以爲這爲人類帶來了無限的新希望，人類終於能離開地球邁向太空。反對的，却以爲地球的資源有限。以有限的資源浪費在無垠的太空裏，實是愚不可及的事。地球上貧困一日不解決，人類就一日不應從事太空探險。

「兩個文化」的作者史諾（C. P. Snow）在「展望」雜誌上發表了另一種看法。首先，他認爲反對者的理由雖正確，却不能成立。誠然，美蘇太空競賽消耗掉不少資源。但即使太空競賽停止了，這些資源也斷斷不會轉用到解決世界貧窮問題上去，多半是爲更危險的軍備競賽吸收了。比起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對人類的危害較小。兩害權其輕，史諾寧可選擇後者。

但是史諾更關心另一個危機。科學技術的發展並不是沒有止境的。史諾很悲觀的認爲人類也許永遠也造不出近光速飛行的火箭。在科學鐵律的限制下，人類可能跨不出太陽系一步，永遠被

限死在這星系內。這麼說來奔月之旅是一個起點，同時也極可能是一個終點。贊成太空探險者所鼓吹的新疆界，可能永不會爲人征服。距地球最近的星系也在十幾光年以外，人類恐怕永遠也夠不到它。太空並不是另一個富饒的新大陸。人類在太空中能發現的，只是一個又一個荒涼的星球，他的孤獨和失望也就愈深。史諾最後寫道。「人類在太空中可能發現的唯一生命，也許只有他自己。」

史諾的看法可能太悲觀，科學技術的發展也許還有一大段路好走，但他無疑指出了問題的癥結。月球之旅已清楚告訴我們，征服星空帶給人類的也許不是希望而是失望。我們所能到的太空很可能沒有別的生命。不像十七八世紀的探險者，太空人所能發現的只是艾略特式的荒原。人類終久會發覺它被禁錮在時空的一隅，並沒有更偉大的使命在太陽系外等着它。這樣的發現是否會整個粉碎人類的一切幻想和一切道德感？人類是否只是一個名叫「太陽系」的魯賓遜荒島上的囚犯？

囚犯的整個生存意義都建築在牆外的世界上。他爲了超越牆征服牆而活下去。牆外的世界是否美好甚至是否眞正存在其實並不重要。一旦囚犯發現牆是不可克服的，他只有完全崩潰一途。隱士的生活和囚犯無異。唯一的不同是他用他的自由選擇了隱士的生活。即使在隱士和外間世界間有一堵萬仞高牆，隱士仍舊是自由的。

史諾的建議，便是人類不要嘗試去征服太空，結果發現自己是宇宙的囚犯。人類應該有足夠的勇氣說「不」，用自制來實現人類的自由。

無疑有許多人會反對史諾的論點。太空探險才剛開始，爲什麼要自己約束自己，喪失大好機會？也許人類的未來在太空，也許邁向太空是自我毀滅，但不去嘗試，我們怎麼會知道？

這種「不可知論」的確無法辯駁，誰也不知道太空探險會有什麼結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却已有不少太空探險的「經驗」。這些「經驗」不消說是幻想編織成的「經驗」。一百年來的科學幻想小說眞是汗牛充棟。把這些幻想視爲經驗的一部份，無疑會引起實證主義者的反對。但是人類經驗範疇絕不應只限於實證得來的經驗，何況不少所謂科學幻想小說中所敍述的幻想都已成爲事實！幻想即使不能算是經驗，也可視爲「亞經驗」。我們不妨從科學幻想小說中獵取一些亞經驗，看看小說家筆下的未來世界究竟是甚麼模樣？

科學幻想小說開山鼻祖當推威爾斯（H.G. Wells），由於他的努力，科學幻想小說始能膾炙人口，並且較受士林尊重。威爾斯的成名著是「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1895）和「宇宙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但威爾斯的天才並不僅限於寫科學幻想小說。他也是個出色的歷史家。他的另一本書「什麼是歷史」（Outline of History-1920）也許我國讀者更熟悉些。威爾斯本人受過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並且酷愛歷史，因此他的小說在科學背景和歷史深度上都有令人滿意的成就。在「宇宙戰爭」中威爾斯提到原子彈、星際旅行、毒器、死光和四度空間。這些科學利器和觀念幾乎爲所有科學幻想小說沿用。以後有一派科學幻想小說家便專門在玩弄這些科學利器上打轉。（據一九六七年一份科幻雜誌統計，單是用「時間機器」做主題的科幻小說，近十年來便有九百多篇！）「宇宙戰爭」的主要故事便是星球人的入侵地球。這種「星球人入侵」故事，以後也不知有多少篇了。但是威爾斯小說的主要吸引力却不全是這些。像所有好小說家一樣，威爾斯對人性有相當深刻的認識，能夠刻畫出在非常局勢下的衆生相。這自然又開了後來「文藝科幻小說」（約相當於「文藝西部武俠電影」）的先河。另一方面，「宇宙戰爭」的背景是一八九六年的英國。威爾斯成功的混合了對十九世紀英國的寫實描述和各種

奇怪的科學利器的預測，他幻想和寫實的雙重能力及生動的文筆，使他的小說成爲科幻小說中的古典名著。

威爾斯以後的科幻小說多如雨後春筍，其結果正如我國的武俠小說：讀的人愈多，寫的人就愈多，科幻小說平均素質也就愈低，然而其中並不乏出色的作品。現代科幻小說可大別爲兩派。其一爲「機關佈景」派。寫作者對科學多少有相當的認識，甚至本人就是科學家。基於他們的學養，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作家事實上就是在搬弄各種科學機關利器，再湊上一個故事。此派又可細分爲「武俠科幻」（騎士小說與科幻小說的雜交品），「偵探科幻」（零零七及其他），「言情科幻」及「文藝科幻」等支派。純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有時却對未來社會有頗深入的預測，如下文將介紹的葛拉克氏和艾西摩夫氏的作品。另一派科幻小說可稱之爲「文以載道」派。這派科幻小說的作者多半是業餘哲學家，半路出家的科學家或職業小說家。他們並不在乎時間機器，機器人，四度空間等無聊玩意兒；而是想藉科幻小說來表達一些「哲學思想」。小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歐維爾的「一九八四年」可算此派的代表作。此派裏等而下之的作品比言情科幻或文藝科幻也高明不了多少，這只證明了一個三流小說家通常也是個三流哲學家甚至更糟。以下介紹的布萊博瑞的作品，可算文以載道派科幻小說中較高明的一部。

純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中，已改編爲電影的「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是近兩年極暢銷的一本。此書作者葛拉克（Arthur C. Clarke）精通天文學，對太空科學相當熟悉。因此他的小說中「夾槓」（Jargon）不少，什麼「艙外活動」（extra vehicular activity 指太空人在太空艙外的活動），「低溫催眠」（hibernation 指將太空人冷凍後運往目的地），讀來猶如休斯敦太空總署的官方報告，在「寫眞」方面葛拉克無疑是極成功

的。但他太過份依賴這些機關佈景，讀他的小說因此就如看龐德電影，開始時或許覺得新鮮有趣，不久也就厭煩了。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最大缺陷在此。一旦小說中的機關不再新奇有趣，小說多半就進了垃圾堆。因此好的科幻小說家並不全仰仗機關佈景，否則他和變把戲的魔術師也就沒有什麼兩樣了。

在「二〇〇一年」中，除機關佈景外葛拉克用了另外一招：比人類進步萬倍的宇宙人。在早期科幻小說中，每本幾乎都有星球怪人出現。這些星球怪人駕着飛碟來侵犯地球，最後總是被地球人及時發明的新武器殺得片甲不留。這反映出十九世紀末期到廿世紀初期人類對理性的信心—人類的科學幾乎是萬能的，別的星球人即使早起步幾萬年，也免不了爲人類的科學加上機智擊敗。倒是威爾斯本人的「宇宙戰爭」有個意外的結局。有的科幻小說甚至描述了人類如何建立太空帝國，殖民整個銀河系。這樣「樂觀」的科幻小說近年來却漸漸少了。隨着科學進步，科幻小說家也開始意識到宇宙之大和地球之渺小。我們現在幾乎已可肯定太陽系中除地球外沒有別的星球上有高等生物存在。因此任何來襲的星球人必將來自幾十甚至幾百光年以外的星系。能夠從事這樣遠征的星球人，不消說科學水平是極高的。以往的科幻小說家忙着注意如何對抗星球人的大舉進攻，現代科幻小說家却不得不注意另一個問題—星球人侵犯的動機。

能夠旅行太空的星球人既然有着極高的科學文明，他們眼中（如果有「眼」的話）的地球人也就如我們眼中的北京猿人。這樣「進步」的星球人爲什麼要花這麼大力氣來征服地球？領土欲？天上多的是星球，何必爲地球傷腦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難以想像這種星球殖民主義有何意義。過去的科學小說家對星球人入侵的動機一直無法做合理的解釋。

葛拉克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中提出了一個「新解」。他以爲宇宙人之來是爲「播種」

。宇宙人早已證得正果，自然不屑與地球上的「落後民族」爭雄長。但是他（祂？）想超渡可憐無知的地球人，因此在月球埋下一塊黑石板以指點迷津。人類上了月球，掘出石板，果然小有所悟，又派出艘太空船駛往木星。太空船上的英雄經過一段驚險的航程—包括殺死叛變的計算機豪爾先生—果然到達目的地，乃爲一塊黑石板接引而去，放下死光槍，立地成「？」，最後又回到地球來超渡芸芸衆生……。

葛拉克在錫蘭居住有年，顯然接受了一些佛家思想。他書中的石板可說是「引渡之筏」，但考其動機，多半還是好萊塢式的故弄玄虛。他比過去科學小說家高明之處是至少已經認清如果眞有星球人，則此星球人必定不會低能到必須和地球人搶飯碗的地步。但他故佈疑陣，硬埋了塊黑石板，搞出個大慈大悲的宇宙人，這手法仍脫不出傳統科幻小說的窠臼。假如眞有這樣的宇宙人，他極可能壓根兒不關心人類的死活，正如我們不關心澳洲土著民族的死活一樣。如果硬要說「宇宙人愛世人，所以差遣他們中的一個來到世間，叫一切信他們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那簡直就是在重寫聖經，不是寫科幻小說了！

從駕着飛碟入侵的章魚狀怪物到化身天地的宇宙人，科幻小說家的預測越來越悲觀。最悲觀的預測可能最接近事實：別的星球人要不是無法和我們往來，就是根本沒有興趣和我們打交道！幻想中的宇宙大戰恐怕永不會發生，人類在他的小天地中仍將是孤獨的。

純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另一個主要題材是機器人。分析起來這是頗合理的劃分：未來的人類不是邁向太空和其他星球人爭雄長，便是留在地球上和自己創造的機器奮鬥。所謂機器便是人類製造來替代自己工作的工具。有了縫衣機我們就不用自己動針線，有了汽車我們就不必自己走路

。換言之，每架新機器出現，便替代了人類一部分工作。所謂機器人，便是能替代人類所有工作的機器。

這樣的機器人可能出現嗎？從近十年來「人工智慧」科學（artificial intelligence）發展的趨勢看來，似乎只是時間遲早問題而已。史丹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兩校人工智慧研究組發展的機器人，現在都有了雛型的眼睛耳朵和手臂。據保守估計，到公元二千年眞正能聽、能看、能說話的機器人已可在市場上買得到。（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買得起。現在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買得起汽車？）二十一世紀無疑將是機器人的世紀。

機器人一旦出現，人類社會將受到怎樣的影響？艾西摩夫（Isaac Asimov）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寫了一本科幻小說「我，機器人」（I, Robot）同時也描述廿一世紀的機器人們。艾西摩夫本人是生化科學家，是當代最著名的科幻小說家。「我，機器人」早已成爲科幻小說名著。這本小說由九個互相關連的短篇構成。故事由一位記者訪問退休的蓋文教授開始。蓋文教授生於一九八二年，二〇〇八年拿到電腦博士學位後，即以「機械人心理專家」身份加入美國機械人公司工作，歷五十年而退休。記者去訪問蓋文教授一生的經歷，隨着蓋文教授的回憶，故事一個個展開。我們讀到機器人保姆如何爲了救小主人幾乎粉身碎骨，機器人如何尋找到了上帝，機器人如何反叛主子，機器人如何出來競選市長，最後——無可倖免的——機器人如何控制了整個人類的命運。就小說論，「我，機器人」無疑是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中的傑作。艾西摩夫的小說機智而幽默。例如他寫機械人ＱＴ一號懷疑到自己爲什麼存在，因此從事笛卡兒式的反省，終於得到「我思故我存」的結論，甚至皈依了「上帝」——太空船的控制反應器，眞可說是神來之筆。然而「我，機器人」一書頗發人深省。儘管人類如何嚴密防範，他造出的機器人不論在智力上或構造上

都要強過人類，因此也極可能終究會取人類而代之。ＱＴ一號反叛時曾對他的主子說過一段話：

「看看你自己！我並不是瞧不起你，但是撒泡尿照照吧！你是用極不耐久、極鬆軟的物質造的，還得靠氧化這些有機物的辦法來攝取能量。」ＱＴ一號指指桌上的三明治。「隔不多久你就要昏迷一陣。溫度、氣壓、濕度、放射能量稍有變化，你工作的效率立刻就大打折扣。你實在太不耐用了！」

「可是我呢，却是十全十美的。我直接吸取電能，幾乎百分之百利用了它，毫不浪費。我是用堅固的金屬造的，永遠保持清醒，環境變化也不能影響我的工作效率。這都是事實！像你這樣的低等生物如何能造出我這樣優秀的生物？顯然我不是你造的！」

ＱＴ一號的觀察大部份正確，他的推論也幾乎正確。機器人是比人類優秀，他爲什麼要服侍這些低能的主子？即便人類在製造機器人時規定他不許殺人，要他永遠服從人類，在「潛意識」裏機器人必不能抑制他的優越感。這裏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任何成功的機器人絕不會承認自己沒有意識，也絕不會承認自己是「死」的機器。關於機器人有沒有意識的問題，一位哲學家Hilary Putnam曾做了些有趣的分析（見一九六四年美國哲學學報廿一期六六八頁至六九一頁）。他的結論是我們無法肯定機器人有意識，但也絕對無法斷定它沒有意識。他認爲這是語言的問題。我們如果要討論機器人有沒有意識，必須先肯定它是活的。但如果我們肯承認它是活的，顯然已不必再討論它有沒有意識了。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在街上碰見自以爲是活着的機器人，恐怕我們也必須承認它是活的。因此艾西摩夫的小說並不全是癡人說夢。有這麼一天我們必須和自以爲比人類優秀的機器人競爭！這些機器人也許不會消滅人類，很可能還會替人類「服務」，甚至

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但那時的人類和動物園的獸群也就沒有什麼兩樣了。

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嗎？隨着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慧科學的發展，日子漸漸迫近了。如果不早做準備，人類的下場很可能和現在被他關在籠子裏的猴兒相同！

當然，話又說回來，也許這才是人類進化的終極目標。只是人類能否坦然接受這命運呢？

「文以載道」派科幻小說和「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的最大不同，是前者着重描述未來社會和未來社會中的個人，對機關佈景的描寫只爲了陪襯或製造氣氛。文以載道派的作家多半對現在的社會狀況有所不滿或擔心這社會將會走到他所反對的方向去，因此故意將他所不滿或反對的社會狀況加以擴大渲染，筆之爲書，以警惕世人。喬治歐威爾若不反對集權社會絕不會寫「一九八四年」。小赫胥黎在「美麗的新世界」中提到「試管嬰兒」，自是對極端的科學主義的一種嘲諷。布萊博瑞（Bay Bradbury）的「華氏四五一度」（Fahrenheit 451, 1953）便繼承了此一傳統。（這本小說已改編電影，由屠佛導演，男女主角是奧斯卡韋納和裘麗克利斯蒂。）

寫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的一字訣是「奇」。故事越離奇，所用的科學利器越古怪，小說就越暢銷，作者絲毫不必擔心小說的一切是否合情合理甚至是否可能發生。文以載道派科幻小說家手法恰相反。他目的既是爲了喚醒讀者，使讀者相信未來社會可能發展到這般境地，就必須強調他筆下的未來社會和今日社會的共通性和連貫性。因此他小說裏的人物往往是些平凡的角色：小公務員、女秘書、救火隊員，你我在街上常碰到的那種。這些小人物所面臨的也多半是日常生活的瑣事。讀者不知不覺被領進這些小人物的天地，從而瞥見了未來社會的幻影。這就是攝影術所謂「雙重曝光」的技巧：在現代社會的底片上複印了未來社會的「上層架構」。從威爾斯寫「宇宙戰爭」起，科幻小說家就一直沿用這技巧。所以「宇宙戰爭」的背景是十九世紀的英國，「一九八四年」的背景是二次大戰時的倫敦，而「華氏四五一度」的背景無疑是廿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作者布萊博瑞所意圖批判的也就是廿世紀的美國社會。

「華氏四五一度」全書開始第一句是：

「焚燒是一大樂事。」

焚燒是一大樂事，尤其是燒書。書中的英雄蒙泰格是「救火」隊員。他的責任不是撲滅火災，而是燒房子和燒書。作者故意歪曲了「救火隊」的意義，顯然不僅是爲了幽默救火隊，而是嘲諷美國人的褻瀆英文，使文字喪失其原意。明明是「小號」蛋美國人必稱之爲「中號」蛋。明明是「武裝干涉」必美名之爲「警察行動」。報上天天出現「戰爭又在非戰區爆發」的標題。商業廣告員更明目張膽的切割文句。大人物掛在口邊的自由、民主、正義，就如屢遭蹂躪的閨女，早已喪失了它寶貴的童貞。和這些文字強暴案相較，稱「焚燒隊」爲「救火隊」也實在算不了什麼了。

布萊博瑞筆下的新社會裏沒有人看書，書早被禁掉了。所有的書都要拿去燒掉。人們看連環圖片，看彩色電視，聽收音機播放的輕音樂，永遠保持精神上的愉快。遠方有戰爭，電視上也不時有戰事的報導，但沒有人眞正知道什麼。人們爲第三面電視牆，第二輛汽車，兩個星期的歐洲假期努力工作。每個人都很快樂。偶然多服了安眠藥，也有廿四小時服務隨召隨到的灌腸工作隊登門解救……。

布萊博瑞在一九五三年預言的新社會，幾乎就是一九六九年美國社會的寫照。他描述了一個具有極大創造力同時也毫無創造力的社會。這社會的創造力能把人送上月球，但却創造不出和諧的人生。書有什麼用處？知識份子還繼續寫書，但他們的喊聲是無音之聲（Sound of Silence），注定了沒有人會聽見的。這和焚書實在也相去不遠了。

「華氏四五一度」的最後結局是一個遙遠的希望。少數的知識份子喃喃背誦着書本，環湖彳亍，等待黑暗時代的逝去。但他們可能永遠也等不到這一天。新社會的鉅大創造力不僅在發展征空火箭洲際飛彈和反飛彈，也在發展機械人。任何一樣新科學利器的成功都可能帶來人類的毀滅。毀滅人類不只有一種方法：核子大戰是速死，人口膨脹是緩刑，最後還有慢慢在成型的機器人文明，而極權社會和集權社會的威脅始終存在。人類究竟何去何從？

奔月之後，再不會有月亮神話了。人類爲了滿足自己的幻想，乃一件一件消滅自己的幻想，這不僅是一大諷刺，也是一大悲劇。史諾認爲我們已接近太空探險的終點，再繼續下去只有更大的失望。即使人類能再向外發展數十光年，他也逃避不了無邊的孤寂感。而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最大的威脅和挑戰並非來自太空，而是人類自己。人類到現在還沒找尋到理想的社會形態，而人類自己孕育的機器文明已漸漸籠罩住整個人類文明。我們還應該繼續朝太空走嗎？

讓我引用尼采的話來做結束：

「對地球忠實吧！」

火中之火

辛鬱

忽而青綠
忽而赤黃
我是從亙泉中煉成的
一團火中之火
吞食着太陽系的熱源
旋飛成千顆萬顆
尚未命名的星

是一切神秘中的神秘
生命的理論
不能詮釋
我是力的滙聚
以億萬光年的觸角
伸展而又伸展
在宇宙的最深處

超級智星

黃海

教授在牆壁間的幾個鍵盤按了按，牆中央的巨大教學螢幕，顯示出了幾個字：

我們要卑賤自己，那就是糞土造成的；

我們要高貴自己，那就是星球造成的。

「這是南斯拉夫賽爾維亞流傳的兩句古話。」古地生的臉一派嚴肅與正經，炯然有神的眼睛掃視着全場，幾十位聽衆在默默地聽着。古教授繼續說：「我們可以這麼說，每一個人的肉體、骨骼、乃至血液等等，都是星球的元素所造成的，我們賴以生存的植物、動物、和礦物的鹽份等等，也都是根源於其他的星球，就算我們所呼吸的新鮮空氣、飲用的水，都是組成星球的一部份，因此，人和宇宙是不可分的，人吃別的生物，而別的生物也喜歡吃人。」

教授的演講結束，贏得了全場如雷的掌聲。這時有一位嬌小文弱的少女，以啊娜多姿的步履迎上前去，對着教授展媚微笑，她說：

「請問古教授，您的第一萬本著作，打算在多久之內完成？」

「這個問題問得好！」古地生上下打量了那位美麗的少女一眼，清清嗓門，對大衆宣佈。「我現在是三十九歲，我是留學荷斯比拉星的學人，如果我在四十歲之前，能夠完成第一萬本著作

，我將獲得荷斯比拉星頒授的萬能博士的學位，也將是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超級智慧，我希望在九個月以內完成兩百九十九部書，剛好可以趕在我四十歲的時候，完成第一萬本著作，我便可以去荷斯比拉星拿萬能博士學位。」

「那您平均每天要寫一部書以上囉。」

「每天寫一部多一點，沒有什麼困難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有關寫作的方法和秘訣？」

「這就是靠不斷的求知，」古教授對那張甜蜜的女人臉就有點着迷，忍不住多看她幾眼，他繼續對衆人說：「知識的累積，就是寫作的基本原料，你累積了越多的知識，腦袋裏能夠運用的東西越多，寫作就越快。我用新式的思想轉換譯寫機配合倉頡二九〇五型影像打字機來寫作，每分鐘可以寫四百字到五百字，每小時可以寫兩萬四千字到三萬字左右，我每天工作八小時，可以寫兩部書是沒有問題的，平常我還有應酬，沒有辦法天天工作，但是對於我來說，已經夠了，我所得的稿費正是天文數字，不僅足夠支付我的私人太空船的分期貸款費用，更使我有剩餘的錢可以供給一些崇拜我的人對我的需索，他們總是喜歡我請客，喜歡在有困難時求我幫助。」

掌聲四起，古教授鞠躬下台，衆多的視線注視着他，他臉上的光彩煥發着青春，有一隻箭射中他的心，他目空一切的眼神收斂了，眼前有一雙懾人的眸子教他無法逼視，却又忍不住多瞄幾眼，夢樣的五色繽紛的雲彩，在四處旋轉飛躍。

電視廣播記者萬里飛，以讚嘆的語調激動地說着：

「古地生教授是一部活的超級電腦，他可以有問必答，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文學、史學到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豐富，可以說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是一位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大

學者，我們稱他爲超級智星，絕不爲過，現在我們就當場來請教古教授幾個問題。請問古教授有這麼多的著作，名滿星際世界，光是版權收益，就教您一生吃用不盡，您自己怎樣來支配這些財富？」

「金錢是身外之物，就像人是宇宙的一部份一樣，總要歸於宇宙，我把所有的版權收益都用在學術研究上，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我靠學術發財，也要把錢財用在學術上。」

「您的學問越高深，名望越大，賺的錢越多，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請問您今後有些什麼更大的計劃？」

「今後？」古教授眼神有點茫然，似乎他才思索到這個問題。「今後——我這一生只是爲了學術而生活，我今後若有什麼計劃，還不是把時間貢獻在研究電腦機器人上面，因爲電腦機器人畢竟是我的專長呀！」

「請教您對於人生的理想，您對於自己的人生有什麼期望？」

古地生用手撚撚下巴的長鬍鬚，陷入一種沉思的狀態，半晌微笑着說：

「我的人生理想是爲了濟世，用知識來濟世，這是我在孩提時代，我的機器人褓姆就一再教我的，她這樣鼓勵我：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知識來拯救無知。」

「您是說世人都是無知的嗎？」

「我沒有這個意思，」古地生忙糾正說：「這個世界需更加充實起來，以免因爲無知而遭到不必要的困擾和麻煩，今天的世界，已不光是地球，還有太陽系的其他星球，更包括其他文明星球在內，只有知識才能開擴心胸。」

「古教授實在太偉大了。」電視記者萬里飛說：「我們希望古教授能夠完成您的心願，在四十歲以前寫完一萬本著作，到荷斯比拉星去拿萬能博士學位。」

「謝謝，謝謝」古地生環顧四週，視線又在搜尋那張閃着如日蘭光華的臉。他的眼光與她接觸，不禁怦然心動。

「我是研究教學機器的。」那位美麗明艷的小姐長得似一朵嬌艷的花，她開口了：「請您回答一些問題好嗎？」

「好的。妳是在考考我嗎？」

「可以這麼說吧！」她笑着，露出兩排編貝玉齒。

於是，在電視公司的現場轉播下，古教授對答如流，有問必答：

「請問倉頡二九〇五型影像打字機對於我們中國文字有什麼最大的好處？」美麗的女人的問話，聲音是嬌柔的。

「這是最新的寫作機器，如果你要改正錯字或刪去不必要的章節，只需要重新擊打字鍵便行，你寫的文稿全部顯示在電視螢幕上，我目前就是用這種機器在進行寫作，所以速度奇快。」

「對於智力較遲鈍的孩子，要怎樣利用教學機器來輔導他們？」

「語言教學用的電腦，正是最有用的教學工具，電腦出問題，學生回答，最快的回饋，使電腦與學生之間的交往頻繁，使學生維持高度的興趣，學生答對了，電腦會誇獎，學生答錯了，電腦會設法提示他，另外找答案。」

「什麼是中子光束機？」

「它是一種能看透各種金屬的機器，它能看透一部引擎內部滑潤油流動的情形，將有助於馬達更有效的發展，或者用它來研究模型內部熔化塑膠的移動，有助於鑄模技術的發展。」

「什麼是愛情？你曾經有過愛情嗎？」

古地生楞住了，他沒有想到對方會問這個問題，對於他說來，愛情好像遙遠天際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又似荒寂山谷中的鐘聲，只可聽聞而不能回味，他只能就他自己書中所寫的論調加以回答：

「我並不信仰愛情，因爲愛情來去無踪，毫無定向。」

「這是你的社會言情批判小說『春夢無痕』扉頁的一句話呀！」

「是的。」古地生瞇着眼望着那位不知名的美麗少女，他心中的小鹿在劇烈跳動。「謝謝妳這麼仔細讀我的小說。」

「您有沒有你自己眞正的見解？」

「我的見解——現在稍爲修正了一點，比我寫作『春夢無痕』時候有點不同，我想愛情不是可遇不可求，而是應該把握機會，隨時抓住它。」

□ □

在地球軌道上空的同步衛星太空站科學研究室裏，牆壁間衆多的監視顯像幕之一出現了不規則的腦波圖形，另幾個螢幕上的圖形則顯出古地生的心跳、血壓、呼吸的不尋常變動。

「糟糕！」林立博士驚叫了起來：「古地生動了凡心了。」

「他好像在談戀愛哩！」另一位科學家席慕儀注視着電腦分析儀的報告，轉動另一個旋鈕說：「快，控制情緒，發射思想干擾波，阻擾古地生的蠢蠢欲動。」

「發射準備完畢！」機械控制員回話。

「發射出去！」

「遵辦！」

「加強思想干擾波，加強控制情緒！」席慕儀嬌聲喊着。

「是的！一切都在控制中。」

□ □

古地生望着眼前的美麗少女，有點茫然不知所措，當他正要伸手迎接那位少女伸出的手去握住她時，他突然縮回了手，朝她一鞠躬，歉然說：

「謝謝妳的美意，我們改天再聊吧！」

「我到哪裏去找你呢？我想單獨同你長談一陣，請教幾個問題。」

古地生顯得有點侷促，他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她，她也遞給他一張名片，他却連看也沒看就登上停在路邊的飛行小艇，匆匆忙忙向她揮手說再見。

「眞是奇怪！」那個女孩兒瞪着眼睛嘀咕着，一邊跺着脚。「這個人眞是不解風情。」

□ □

古教授回到他居住的隱秘寓所，那是一幢兩百層公寓的頂樓，這兒是他自己的理想天地，他的自用飛艇就停在樓頂上。女秘書一看見他進門，就對他說：「有一個女孩子要找你，她不知道從哪裏得到你的聯絡密碼，線路和我們接上了，她需要和你單獨見面一談。」女秘書出示了電傳照片。

古教授一看到照片，就照出是剛才找他搭訕的美麗少女，那脫俗不凡的氣質，使人想起了仙女下凡，彷彿從照片上就可以聞到她身邊的芬芳。

「怎麼樣？」女秘書侯玉芳一看古教授楞在那裏，催促着問。「怎麼會有生人知道你的聯絡密碼？這個密碼是昨天才用的。」

「是我剛才認識的。」古教授說。「妳馬上約她一談。」

一架飛行小艇在半個鐘頭之後飛到這幢大樓的屋頂上。古教授就在屋頂的停機坪上迎接來人。在陽光下，她白皙的臉反映着柔美的光，亮麗的眸子現着隱隱熱情，長髮飄飛，雅致高潔的臉譜，有若一朵馥郁芬香的花，她綻放的微笑，就是燦爛炫目的光。

古教授把她領到他的會客室裏，四目交接，他感到心靈碰撞的火花，她的眸子中閃耀着青春。她說：

「我已經知道古教授的能力來源。我想請你也同樣造就我，使我成爲一顆閃亮於全人類的超級巨星。」

「什麼？」古地生不禁一怔。「你說什麼？」

「我說，我已經知道古教授能力來源的秘密。」

「妳是什麼意思？」

「難道我能相信古教授每天可以著書一部到兩部的神話嗎？」女郎的眸子裏射出嚴厲的光。「這個世界已經逐漸由自動化機器在控制着人類，就算知識也是由機器在控制着，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差不多，只有少數幾位特定的人物藉着使用超級的知識機器在製造自己的形象，美化自己的能力及聰明才智。」

「妳說這樣的話，可能會危及妳的生命安全。」古教授審視着她，他已經逐漸由衝動轉爲冷靜。

「我不怕。我要用我的生命做賭注，我現在要求你答應我，把我塑造成一顆超級巨星，這樣對你我都有好處的。將來成功了，我每天的收入就有百萬美金。」

「百萬美金？」古教授躊躇着，他已經有點心動了。「妳是說每天演出費的收入可以達到百萬美金？」

「是的。」女郎的微笑是那樣迷人。「如果再能創造更大的奇蹟，也許五百萬、一千萬也說不定。」

「妳的構想是怎樣的？」

「我要成爲美的女神，靠你們的科學技術來塑造完美的女神形像，到時候金錢自然滾滾而來。」女郎把一根手指頭豎在唇邊，一付俏皮的沉思狀。她凝神睇視看他，繼續說：「再說，若有一天超級智星與超級艷星聯手合作的話，到時候，世人又不知會怎樣的瘋狂哩！」

古教授開始覺得她說的話頗有道理，事實上她也具備了女星成名的條件，如果再加以科學的塑造，不難使她的光芒四射，照耀世界，成爲億萬人所崇拜的美麗女神。

古教授打發她走了之後，開始與太空站控制中心聯絡。

「林立，」古教授說，「我要改變我們原先的計劃，除了塑造超級智星以外，還要完成美麗女神計劃。我原來不想在四十歲以前談戀愛的，我現在並不是在談戀愛，請你們一定要諒解，你們不必窮緊張。」

「我們要增加經費預算。」林立博士說：「這是另外一件工程設計。」

「放心，我會把我在今後我每個月所賺的錢全部投資在新計劃上面。」古教授胸有成竹地說。

古教授回憶過去多年的辛苦工作，如今已成爲全世界所矚目的偉大博學者，不禁感到些許安慰，但在享受盛名之際不免興發幾分空虛與落寞，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是科學造就了古地生的一切，從他只是受精卵單細胞的一剎那開始，他在試管裏成形，以至移入人造子宮，再由機器褓姆撫育、教養他，再加上最進步的知識教育法，這段歷程是遙遠而綿長的，古地生正是代表了現代科學的偉大成就。他被灌輸的基本觀念告訴他，他是爲人類的科學而活的，他已成爲一個完美的智慧形象，他本身就似一部活電腦，雖是血肉之軀，却具備了超人的智慧，因爲他的腦部被插入了電極，思想與最新的電腦隨時相通。

□ □

在太空站的圓形會議室裏，林立博士召開了一項緊急會議，參加者有來自各部門的主管人員，都是當初參與設計「超級智星」計劃的重要工作人員。

「各位，現在我們要開始檢討，我們與古地生之間的關係了。」林立博士很苦惱的向大家宣佈。「現在我們與古地生可說是一種勞資關係，他付錢給我們，我們就照幹，本來是我們創造了他，我們支領的是公司的薪水，現在古地生自己會賺錢了，我們反而要受利用，難道我們這些博士、超博士，都不如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怪物行嗎？如果古地生沒有我們，還行得起來嗎？」

「是的，你有什麼高見？」工程設計主任林洋慈問。

「我以爲我們要開始反省一下，我們爲古地生做的工作這麼多，應該得到更好的報酬，我們

要求公司按照收入分紅才可以，你們認爲應該要求分多少才好？」

「百分之三十不過份吧！」張立君點點頭，揮手吶喊起來。「我們以後每個月每人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如果另一項『美麗女神』計劃，能夠完滿實現，那不是每人都成了大富翁，我們何苦還在這裏辛辛苦苦工作不停的？」

「對的，我們就向公司要求百分之三十的紅利，要不然我們可以不幹。」林立博士的話，立刻得到衆人的呼應贊同。

□　□

古地生連續出版了五部有關一個女孩子如何從出生以至受教養，長大的故事，裏面的主角就是平麗倩，一個麗質天生，惹人憐愛的少女，她的童年所發生的奇妙故事，都是人們極爲欣賞的，談之趣味無窮。在該書的第五部，對於平麗倩的近況有詳盡的描寫，說：「平麗倩現在就讀於中國電腦輸入知識大學，她已經成熟長大了，羽毛豐滿，正要向這個充滿歡聲笑語的世界展翅高飛，接受大社會的洗禮。她的微笑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平麗倩是一朵出俗不凡的奇花，她將走向演藝生涯，在她下個月結束大學課程之後。」

幾乎有兩億本的書同時在世界各地的超級市場、書店、書攤發書，很快的被搶購一空。人們瘋狂了！只要有古地生三個字的書，就是好的，值得一看再看的書，因爲古地生即將邁向有史以來人類智慧的極限，在四十歲以前著作一萬部書，古地生的書越來越有好，毋寧說是人們在期待一個偉大的智者的出現，人們爲了擁護而擁護，就像看熱鬧的人一般，人們只是爲了看熱鬧而聚集起來，好奇的人越來越多，群衆越來越熱烈，心情就越轟動。

古地生震撼，襲擊全世界的人類，由古地生筆下所寫的人物平麗倩，在短短的數日之間成了全世界人類眼光注意的焦點。平麗倩終於成名了，人們心裏在問：

「平麗倩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平麗倩住在哪裏？」

光憑書本上所描寫的平麗倩和登載她的照片，人們不滿足，人們要看眞實的平麗倩，人們要去訪問她，與她談話。

電視公司開始訪問中國電腦輸入大學的校長。駱學林，要他談談有關平麗倩在校的情況。

「很抱歉，」駱學林顯得很意地說。「平麗倩剛剛在三天前離開本校了。古教授出版的書發行到全世界以後，我在本校的課程已經結束，現在她正等待着另一次出發，我們耐心等待着吧！」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她住在哪裏？」

「在東方科學大樓的頂樓。」

「我的天！」記者驚呼着。「怎麼會？那是……那是……」

「是的，我知道，」駱學林皺皺眉頭。「那是特殊實驗大樓，平常人是不可以隨便進去的。」

「各位觀衆！」電視記者對着鏡頭宣佈：「我們追踪到這裏，只好暫時告一段落了，因爲東方科學大樓是屬於機密實驗大樓，我們猜想，平麗倩是那兒的頂尖科學家的掌上明珠。讓我們大家猜猜看好了，大家再猜一陣好了，期待總是美好的，本公司一本服務大衆的熱忱，一等追踪到確實的人物下落，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訪問，讓我們所期盼的人物，儘快出現在螢光幕上。」

另一家電視公司找到了古地生，要求他說明寫作這五部書的經過，古地生把平麗倩大大誇獎了一番，他說：

「平麗倩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孩子，她所說的話，她的舉止態度，都可爲現代女性的模範，都將成爲所有女孩子模仿的對象。」

「我想請問一下，平麗倩的父母親到底是何許人物，你書中所講到的人名都是化名，能不能透露一點眞象？」

「平麗倩她是美麗的女神，她的父母確實是科學家，爲了某種理由，必須暫時留點秘密，我無法詳作說明。」

「請問您寫作這幾部書的用意何在？」

「一個高貴的心靈，就寄托在一付美麗的身體裏面，我寫的是一個美麗的女超人的形象，這個『超人』是形容超脫凡人的，沒有別的意思存在，不是所謂超能力的超人，我想你們應該明白的。」

「您與平麗倩到底是什麼關係？她到底是您什麼人？您在書中只是用第三人稱來寫她，爲什麼您對她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與她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我只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她，並且與她詳談過後，決定很快的爲她出書，我寫這些書的目的，就是在記錄女超人的成長經過。」

人們再也無法探查出有關平麗倩的更詳細的事，只有留下議論與揣測，供作茶餘飯後的談助。

然後，就在人們期待與議論紛紛之中，一位全身着白紗、手戴白手套而脂粉不染的少女，

正是古地生書本上所描寫的那位少女，與書上的照片一樣有着閉花羞月、沉魚落雁之容，以她嘹喨嬌嫩的歌聲，震撼了全世界的心靈——一顆巨星出現了。

□ □

古地生坐在牆壁間巨大的電視螢幕前面，觀賞着平麗倩唱歌時的姿容，當特寫鏡頭照到平麗倩臉部時，他看清楚她眉宇間的表情，似乎在對他傳情召喚，而她此刻已屬於全世界所有崇拜她的人所有，他造就了她，她應該記得他。此刻，在他聽來，她唱出的歌聲正是表達對他的無限感激。

女秘書從對講機裏傳來了話：

「報告古教授，有一出版公司的老闆叫林炳清有急事找你，他說有大生意要同您談。」

「是哪一家？」他遲疑了一下，視線仍盯住平麗倩的笑靨。

「環球。」女秘書說：「就是出版過您的那些太空採礦論著的出版公司。」

「把它接過來吧！」他說。

傳眞電話的畫面上出現了一張笑容可掬的人臉，一看就知道有事相求。在古地生的催促下，他說明來意：

「我要求請您幫忙掛名出書，我的出版公司有五百種科幻小說書最近要出版，可否請古教授掛個名，用您的大名著作出書，將會獲得大大的成功。」

「你是說，有別的作家寫的書沒有自信暢銷，想借用我的名字出書？」

「是的，是的。」林炳清頻頻微笑頷首，一付諂諛相。「無論如何要請您幫這個忙，要不然

我們公司出這一大套書可能找不到多少讀者。」

「您有什麼條件呢？」

「我們給您五千萬美金，每種書十萬美金掛名費，付印之前付清楚，你幹不幹？」

「那太好了，我的萬能博士學位可以提前在四十歲以前拿到了，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那就一言爲定囉！我們馬上用傳眞機辦理文件簽約手續。」

五百部著作的掛名簽約手續很快的透過電子傳眞系統完成簽約手續。

古地生更有名了，只要他講的話，寫的字，全部成了金科玉律，人們爭相傳誦。由他一手提拔的平麗倩，漸漸地在全世界人類的心目中成爲一個美麗的形象。事實上，平麗倩的腦部也植入了電極，由最新式最進步的電腦在控制指揮，使她的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達到人類最欣賞的程度，她永遠像綻放的鮮花一般芬芳可愛。古地生每週按時從平麗倩那兒分到演出費用，平麗倩的身價從每場一萬美元暴漲到十萬美元，只不過是三個月之間的事，每個月平均收入已達二百萬美元之譜，而且還在繼續上漲。

平麗倩她能以各種語言講話，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演唱，都能以當地語言歌唱，所到之處，其擁擠轟動的程度都是史無前例的。一顆超級閃亮的巨星，冉冉升起，照耀全世界，眞不知羨慕了多少女人和男人，當然，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嫉妒她，暗中想要破壞毀滅她，尤其是與她同行的影歌星，更是恨得牙癢癢的。

古地生與平麗倩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他倆只能利用傳眞電話互訴衷曲，平麗倩的收入款項也是經由電腦轉帳手續轉給古地生的。古地生曾經跟隨過平麗倩到幾個大城市，由於古地生又趕着回自己辦公室完成有關著作，後來就不再亦步亦趨了。人們開始在猜測古地生與平麗倩的關係。電視報紙上的新聞，也常有揣測之詞，認爲他倆的關係非比尋常，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 □

環球出版公司出版的「古地生科幻小說全集五百種」終於堂堂推出了，在電視報紙上的不斷吹噓下，人們爲了這一套炉煌巨著的問世，又大大的吃了一驚，只有聰明絕頂的古地生才有辦法在四十歲之前完成了一萬零三百二十册著作。

開往荷斯比拉星的太空船已經在等待着這位大學者的前往，由荷斯比拉星來的教育界前輩人士，聚集在太空港的鑽石大飯店，他們是專程來迎接古地生前往受封萬能博士學位的。

臨別前夕，古教授的學生和親友又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歡送會，在會中，古教授表演了一次有問必答的節目，回答了衆多的問題，表現出超人十萬的奇異智慧。平麗倩從地球的另一端搭超快速飛機來看他，於是，兩個人同時出現在螢光幕上，他倆已成爲全世界男女的共同偶像，古教授要求她與他隨行前往荷斯比拉星去，爲的是把地球的歡聲笑語帶到另一個世界，平麗倩出乎意料的當衆答應了。

有一位年老的作家前來訪問他，由環球出版公司的總裁林炳清陪同，要求單獨談話。他說：「我就是這五百部著作的原作者之一，我窮了一生六十年的精力和其他二十位作家才寫了這五百部科幻小說，我們希望能夠成名發財，但是我們沒有把握，我們把我一生的心血都歸在您的名下，使我能夠分到一筆錢，眞該感謝您肯借用您的大名，要不然我可能就沒有這麼好的收入，實在要謝謝您。」

「這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古地生世故地微笑着。「請你不必客氣。」

「是這樣的。」這位叫吳名仁的無名作家期期艾艾的繼續說：「因爲我的著作掛您的名字大大的成功，我的許多朋友也想效法一番，不知您肯不肯再掛個名，我們要把更多的著作歸列您的名下，和您分享智慧的成果，這叫做有福同享。」

「我這一生只掛過五百種書，實在不想再掛太多了！」古地生猶豫著，當他想到滾滾而來的花花綠綠鈔票——不，應該說銀行存款的登記卡上錢款的數目字由百萬位達到億位數，他不能不心動了，而且衆多的歡呼與讚嘆聲更不絕於耳，他如何能抵擋得住誘惑？

「您眞的不想嗎？有一萬本著作等着您掛名哩！」林炳清說。

「一萬本？」他嚇呆了，一時不知所措。

「我們給您的掛名費用是每部十萬美金，一萬本就是十萬萬美金，您不能說不夠優厚吧？」

「我……想不通，我怎麼可能在短短時間之內再寫出一萬本著作？」

「萬能博士學位一拿到，就是無所不能了。」林炳清說。「難就難在拿『萬能博士』學位，您現在到荷斯比拉星去再回來，身價更又不同，我們爲您安排好另外一萬本著作，不用您去操心，您不勞而獲，還有什麼好顧慮的？」

「再說，這也是您過去多年努力的成果。」吳名仁在旁邊慫恿着：「想想看，『萬能博士再寫一萬本著作』，多麼吸引人的話題，您將在人類歷史上名垂千古，我們都只是您的幕後英雄。要不是您有萬能博士的頭銜，我們也不會動這個腦筋，這一切全是您多年來努力的成果，才能坐享今後的榮譽，您就先答應下來吧！」

「好吧！」古教授終於點了頭，並且在林炳清拿來的合約書上簽了約。

□ □

開往荷斯比拉星的超光速太空船，擠滿了地球上的各階層人士，有前往觀光探親的，有政府首長前往訪問敦睦星際外交關係的，有移民前往定居的地球人民，有前往留學的地球留學生，還有荷斯比拉星旅居地球的僑民要回去省親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對男女就是準萬能博士古地生和超級巨星平麗倩，他倆在一起，自然引起紛紜的揣測，但平麗倩負有國民外交的任務在身，希望把地球上的最美麗的歌聲傳播到另一個星球上去，古教授此行更是轟動全世界，億萬心靈的期待和盼望都寄托他的身上，希望他能載譽歸來。

太空船抵達荷斯比拉星的首府，同樣吸引了擁擠的歡迎人潮。荷斯比拉星的首長、教育界人士和衆多的好奇人民，聚集在廣場裏，爭睹來自地球的奇人和美麗大使。

平麗倩首先高歌一曲，把她在地球上迷倒衆生的魅力全部使出來，在臨時設立的舞台上又扭又跳的，引吭高歌，算是初抵星球時的獻禮，整個星球的電視系統都在轉播這一次別開生面的演出。古地生微笑頷首，他爲這樣的空前盛況及轟動感到驕傲與滿足。他從前的指導教授王太世尊就坐在他旁邊，向他噓寒問暖，閒話家常。

在王太世尊的提名推荐下，古地生進入荷斯比拉最高學術研究院，開始對大會演講，表明他自從留學本星球後回到地球的修習成果，並當場將他自己的一萬本著作的微縮底片交給大會的主席。

「各位學者，各位萬能博士，」王太世尊站起來說話：「自從古地生先生結束在本星球的留學課程之後，回到地球已經十九年了，在漫長的時間中，他的成就與日俱增，完成了一萬零三百

二十册著作，包括文藝小說、科幻小說、評論、戲劇，還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星際文化研究等等有關的著作，可以說是一個十足偉大的學者，希望各位在看到他的表現成果後，投票選舉他爲萬能博士，成爲本學院的基本會員。因爲古地生先生還是地球史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學者，還是地球有史以來可以拿到這項榮譽學位的學者，希望各位站在提倡星際文化交流的立場，從寬審核他的資格。」

王太世尊的講話贏得全場的掌聲，看樣子投票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既然已經獲得提名進入最高學術院，其他的選舉則應無問題。

接着，在選舉之前進行一項公開的問答口試，古地生就站在講台上，回答各方提出的問題。他手上拿着的小型香煙盒，裏面就是一部超小型的微縮電腦，藉着它的幫助，他輕而易舉的通過了這一關。現在他明白，荷斯比拉星十九年來並沒有太大的進步，也許遠遠的落在地球之後，以至於他使用超小型電腦幫助他回答各方問題，並沒有被發覺。他開始算計在今後的短短幾年間，以他的名字出版的著作，又將有一萬種以上，那實在太棒了，這宇宙間的生物智慧有誰能敵得過這位萬能博士，也許他再過幾年回到荷斯比拉星，搖身一變爲超萬能博士，那時候，主持最高學術研究院的就非他莫屬了。何況，他已持有荷斯比拉星的永久居留證，甚至可以永久到荷斯比拉來生活，說不定比地球還好，只要地球那邊肯定他的學術地位，給他更高的榮譽，沒有理由不使荷斯比拉的人對他折服。

於是，在荷斯比拉星經過短時間的停留後，古地生帶着崇高的榮譽回到地球來，接受更盛大榮耀的歡迎。

□ □

古地生的太空站控制中心。林立博士又召集了一項集會，討論有關古地生所進行的各項業務，以及得失利弊。

「現在我們與古地生應該是合夥人的關係吧！」林立博士對大家宣佈。「我們造就他成爲萬能博士，下一步他將不勞而獲，又賣了萬能博士的名來發財，一萬本著作的掛名費，數也數不清有多少錢，我們應該要請求公司將這項利益由古地生與我們做公平的分配，嚴格的講起來，古地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而已，他的聰明才智、博學知識，全是科技進步的成果，隨便換另外一個人，也可以造成另一個萬能博士，我們只是在執行公司的計劃，製造一個智慧偶像來唬唬人而已，這個年頭靠唬人發財，倒是個好事業。」

「我們也可以另外捧一個人出來呀？」席慕儀提出了異議。「如果公司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可以另立門戶。」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林立博士抱怨着：「今天所以有這樣的成果，完全是因爲我們公司的電腦資訊系統高人一等，凌駕世界上所有其他公司之上，因此，結合各種科技創造出一個神樣的人物，風靡全球，藉此發財，再由所得的錢財投入科技中繼續改善求進，同樣的，再把這些成果重新輸入這位古地生腦袋裏，造成他更大的權威性，賺取『賣名』的錢，這樣不斷的循環，終有一天這位偉大的超人自己會發生問題吧！我們現在還不敢推斷他的將來後果如何。我們只是按照計劃行事，但是總有不對勁的感覺。」

「知識就是財富。」林洋慈似有所悟的說：「這句格言現在完全印證了，誰所擁有的知識越

多，就越能賺更多的錢。」

他們正在議論的當兒，董事長張光華打來了傳眞電話，林立博士畢恭畢敬的坐到螢幕前接受訓令。

「我們剛剛得到消息，」董事長一派嚴肅莊重，顯得很緊迫。「有人企圖破壞我們的生意，要對我們採取行動，不知道哪一個部門會出問題，請各位嚴密防範，加強戒備。」

「報告董事長，」林立博士說：「樹大招風，總會有人眼紅的，這也就是我們的超級智星計劃太過成功的緣故。我們要求分享所有的收益，上次已經過董事會通過，可以將百分之三十收益分給員工，希望董事長再斟酌情形增加到百分之四十最爲理想。」

「什麼亂七八糟的嘛！」董事長沉不住氣而冒火了。「你們的胃口太大了，難道永遠沒有停止講錢的時候？我會幫你們講講話的，你們快工作去！」

□　□

古地生回到地球以後，受到空前盛大的歡迎，地球總統華普生夫婦親自在太空港迎接他，爲這個全人類獨一無二的超級智星萬能博士而喝彩，更因爲還有一位地球的美麗女神平麗倩訪問祠斯比拉星以來，引起全人類的矚目，總統爲順從民意，也就搭乘太空梭到星際太空港來迎接慰勞他們。

在總統的歡迎詞講過之後，古地生隨後上台宣佈，他將在下一個十年之內著作或編寫出另一萬部作品，由環球出版公司負責這項出版工作，所有的出版物都將製作成微縮底片，存入全球電腦資料中心，如果有讀者需要閱讀，不僅市面上可以買到書本，家庭用的電腦機，也可以連結總

機取得閱讀資料。

「歡迎萬能博士！」「歡迎美麗女神！」的字條隨處可見，歡呼聲也不絕於耳。眞不知羨煞了多少作家和女星。

這一男一女，張開雙手，對著歡呼的群衆頻頻致意，彷彿這個世界是完全屬於他們的，他倆就是地球的統治者。

突然，他倆的手脚像觸了電一般劇烈僵直地顫抖着，兩眼發直，口吐白沫，痛苦地長嚎了一聲，四肢朝天的倒下去，就那樣在衆目睽睽之下獻了醜。

現場一片混亂，觀衆在驚喊怪叫，這不明原因的突發變故，使得人人驚惶失措，莫知所以，警衛及安全人員迅速趕到，把這一對男女抬上救護專機，結束了這場鬧劇。沒有人知道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古地生醒來時，已置身在一個全然陌生而清新的世界，彷彿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現在他依稀記得自己的一些模糊往事，但已遺落了大部份自己的身世，一架人形的機器人發著溫柔嬌甜的聲音，在對他講話：

「古地生，你回來了，我的孩子，你總算回來了，你受苦了，我的心肝寶貝，他們要你做萬能博士。要你做世上的超級智星，你是已經做到了，你可以暫時休息一下不要去管他們，讓媽重新來教養你。」

古地生揉揉眼睛，看見這個電腦機器褓姆的臉上顯出刻板的微笑，這是他的童年所深刻記憶的，是他忘不了的一張臉。他開口想要說些什麼，一時覺得言語發音困難，好像要表達自己的意思不知從那一個字說起。

「你叫古地生。」褓姆說。

「我叫古地生。」他跟着說。

「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褓姆說。

「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他跟着學習。

□ □

那個被命名爲古地生太空站的科學實驗室裏。林立博士和他的幾個附從者，被關進審訊室已經七十二小時了。在各種最新設備審問下，林立博士承認是他主使，故意破壞控制中心、古地生及平麗倩之間的腦部連絡系統，主因是貪求無厭，要求更多的分紅，却不爲公司所接受，他就狠心要出這一招，在緊要關頭使古地生和平麗倩當衆出醜。他並且招供，有一家與環球出版公司競爭的巨人出版公司，爲了打擊環球出版公司，用高價收買了林立博士，唆使他進行破壞行動，終於造成了這個局面。

萬能博士與美麗女神到底發生了什麼？人們的關切與議論越來越深沉紛紜，謠言滿天飛，有人說他們是遭到嫉妬者的毒害，有人說是地球的統治當局惟恐他們的聲望太高，威脅到政治局面的穩定，而加害他們，有人說他們只是虛假的形象，所有他們所表現的，不是人類所能達到的，他們的超人造化只是科學的魔術而已，科學有時也有失手的時候。實際上他們却是商人逐利的犧牲品。

世界電腦公司的總裁陸天霸，出席了由地球總統親自召開的秘密的安全會議，他在會上作了報告：

「本公司策劃的萬能博士計劃，原來只是一種實驗性質的作業，只是要把電腦與人腦連接起來而已，實際上古地生教授本人也是爲了這項實驗而生的，古地生代表的只是電腦與人腦結合的成就，並不是眞實的古地生本人，但是人們總是離不開傳統的觀點，一旦一個血肉之軀具備了超人的智慧，人們便把所有的光榮加諸在他身上，實際上，我們也是爲了求得更完善的結果，不敢貿然把事實公諸於世，再加上，本公司歷年的財務虧損，不勝負荷，我們只好把古地生的收益當做是合法的收益，這是我們的苦衷，實在是不得已的，並不是我們要藉著科學魔術來斂財。」

各方在聽取了詳細的說明之後，再加討論，最後由地球總統作了決定：

「本人代表政府方面的立場，爲了顧及全世界的億萬民衆的心理平衡，我主張讓萬能博士和美麗的女神的形象繼續存在下去，世界電腦公司即刻由政府接管，萬能博士與美麗女神的所作所爲，必須符合世界人類的利益爲主旨，而不應該有任何的破壞性，在這個原則下，萬能博士與美麗女神才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它代表了人類智慧的結晶，代表了電腦與人腦結合的偉大成就，也許有一天，我們地球的代表將可以獲得銀河系的『諾貝爾獎』或銀河系的『奧斯卡獎』，讓我們在這項教訓之後，再接再厲勇往直前吧！」

地球總統的賢明決策，贏得了與會人士一致的喝采。

□ □

古地生與平麗倩分別坐在一張椅子裏，頭上各戴着頭盔，頭盔裏有電極可以記錄他倆的腦波，腦波經過放大之後在示波器上顯現出來，以測驗他們的智力。

「情況良好，」檢驗員說：「我們已經將電腦與他倆的人腦重新接上了，他倆的智力漸漸恢

復了，萬能博士和美麗女神可以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了。

□ □

萬能博士的講學場所吸引了來自全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講學結束之前，他又習慣的講那句話：「我們要卑賤自己，那就是糞土造成的；我們要高貴自己，那就是星球造成的。」在接受聽衆的喝采之後，他得意地走出錄影大廳。

這時一輛小飛艇停在外面廣場上，一個機器人首先走出來，後面跟着美麗女神，衆人歡呼起來，機器人只是在走路的形態上稍稍顯得笨拙，其他各處遠遠看去與人類相差無幾，萬能博士一看到那個機器人就不禁低聲喊着「媽！」

老媽走近來，神色匆忙，遞給他一張字條，她說：

「你看，荷斯比拉星的最高學術院主席來的緊急心靈傳送電報，要媽陪你回去荷斯比拉一趟，因爲你的萬能博士學位出了問題。」

「出了問題？怎麼回事？」古地生跳了起來。

「他們要取消你的學位。」老媽指着身旁的平麗倩說：「平麗倩只是荷斯比拉星派來地球的調查員，她說你的萬能博士學位不算，他們相當認眞的，萬能博士學位是不能混的！」

古地生直楞楞地站著，久久，瞪著平麗倩顫抖地說：

「妳……我的美麗女神，妳爲什麼不早說？原來……妳是星球造成的，我是糞土造成的。」

世紀大爆炸

呂應鐘

北大畢業的張學庸，申請到時光飛航中心「台北支部」做實驗，已快兩個月了。對一位大學畢業生而言，研究時光飛航是新奇刺激的事，可是剛開始他只有站在旁邊見習的份。

張學庸領悟力很高，學習興趣也很濃。他的最大志向就是做一位時光巡邏員。

不到兩個月就學完基本課程，第二階段起，就可在教授指導下學習操作了。

除了研究時光理論，他最感興趣的是研讀歷史。上個禮拜才從圖書館借回一大本「中華民國開國史」，使他一下班就沉迷在史書裏。

生活在二十三世紀五十年代，張學庸實在無法想像中華民國開國時的艱辛，昨天大夥兒在休閒時，不知怎的，談到這一段歷史。林芳仁工程師說：

「我父親是史學研究家，我從小就薰陶在歷史裏頭，眞美！我國五千多年的歷史，精彩得像一部銀河史。」

帶張學庸做實驗的副研究員陳明達接口說道：

「可不是，像三國演義、大明奇俠傳、太平天國演義……等，都是令人愛不釋手的書哩！」

張學庸說：「以前在學校裏，都用學習機和記憶帶，實在不夠味，這次我借來『中華民國開

國史』，可以大大享受一番了。」

「我認爲，四百一十七年前的中英鴉片戰爭，打開了清廷的雙眼，打破清廷的天朝觀念，才會有以後的民國時代。」林芳仁說道。

「我倒是認爲，」陳明達接口：「光緒十一年的中法戰爭，國父立下『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志，才是中國的開端，這已是三百七十二年前的事了。」

張學庸說：「談到國父，我時常在想，他起義十次終於成功，他的毅力實在可佩。」

又說：「其實他可以早日成功的。」

「這怎麼講？」林芳仁問道。

「像第五次革命，發生在一九〇七年，也就是光緒三十三年，稱爲『防城之役』，曾大破清軍，却因彈藥未濟而退到越南；另一次，『鎮南關之役』，已樹起青天白日旗，攻克鎮南、鎮中，附近游勇紛紛來歸，可惜又是缺彈藥而失敗。如果能助以一臂之力，不早就成功了。」

陳明達問：「你是說……。」

「當然我也知道歷史是不能改的。」張學庸說：「不過，如果我們能通過時光隧道，回到那時，施以援手，就可在不改變歷史的情況下，加速歷史的進展，也就是說幫助　國父的革命！」

「別開玩笑，老弟。」陳明達搖頭說：「我帶你做實驗，可不是教你胡思亂想的。走，做實驗去。」

下班回到家，張學庸又抓起「中華民國開國史」。

「……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六月廿一日，　國父決定由鄭士良率部在惠州起義，史堅如在廣州組織暗殺機關，以資策應，而選取台北爲發號施令之所在。八月九日，　國父抵

達台北，由台灣志士陳秋菊協助，在新起町（長沙街附近）組織指揮所。

「……閏八月十五日，鄭士良率革命軍起於惠州三洲田，迭敗清軍，聲勢大振。沿海向東北進攻，迭克新安、大鵬、白沙等地，人數增至兩萬以上，計畫攻佔廈門，接受台灣武器支援……」

張學庸嘆口氣：「唉——，又是餉彈兩缺而失敗。」

放下書本，踱到窗前，望着靜謐的夜色。

「歷史是不能改的，歷史是不能改的！」

他呢喃自語。

一個禮拜過去了，張學庸變得沉默多了，因爲現在知道「歷史不能改，但可加速」的想法是可以做到的。

這一天，他和陳明達在時光機器實驗室內，做「時空轉換」的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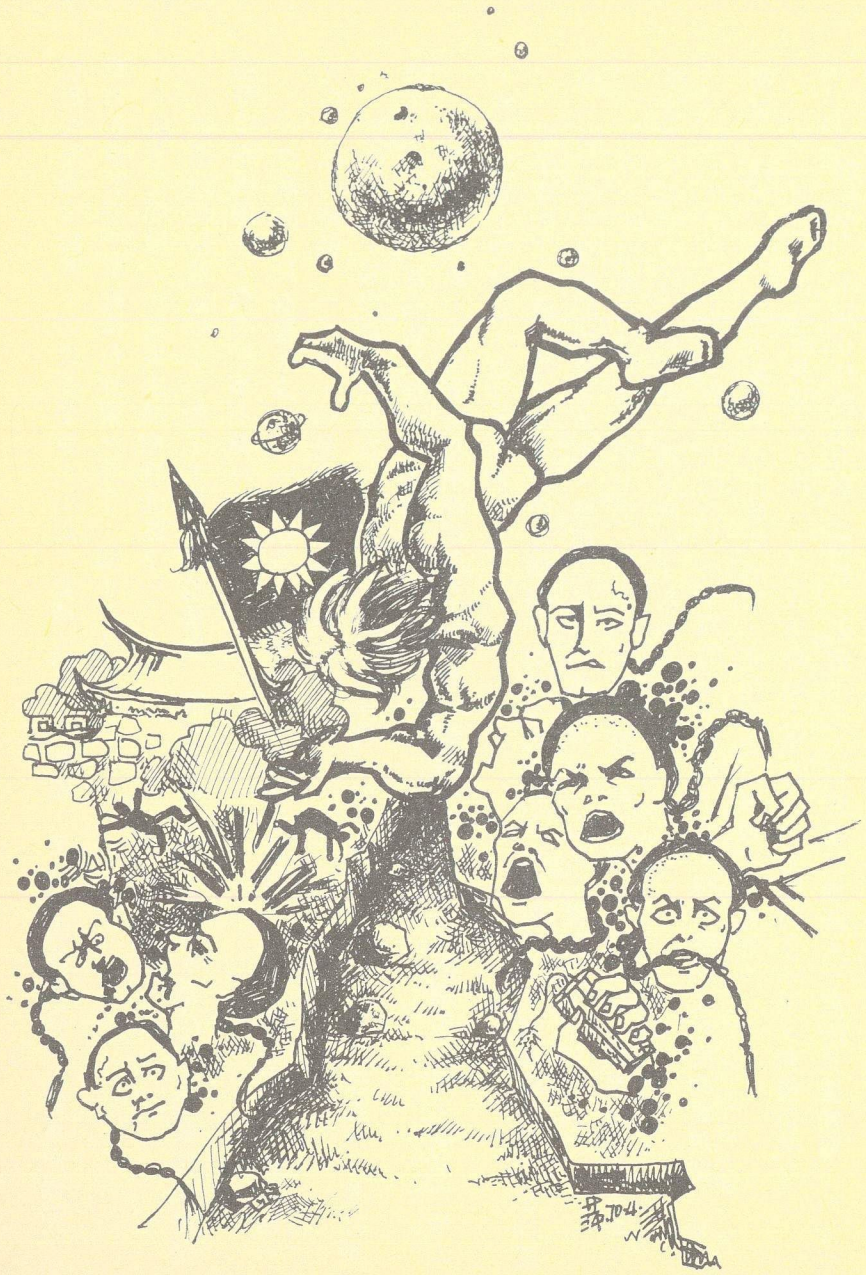
雙眼瞪着儀表指針，看着它慢慢上升，此時轉換桓上的鉛筆，已泛着淡淡綠光，張學庸知道鉛筆快消失了，消失在我們這個空間而在另一次元的空間出現。

陳明達要張學庸記下鉛筆消失時的力場強度，並告訴張學庸：「每種物體所需的力場能量不同，體積愈大或質量愈大，所需強度也愈強。體積、質量和力場強度三者成正比關係。」

停了一下又說：「我十點要去開會，你不妨記錄這些數據，並畫成圖表，然後換個東西做實驗，比較兩者的差異。」

說完轉身就走出實驗室。

張學庸趕忙關上門，「這是個好機會。」他有點興奮，久藏心底的願望可以利用這個時刻來



完成，趕忙關掉處理鉛筆轉換的力場，自己爬進時光機器的操縱座，蓋上纖維玻璃護罩。

張學庸將時光轉區定在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

因爲他知道 國父在領導第七次「欽廉之役」，和第八次「河口之役」後，返回越南河內，却遭法國政府所迫，在五月離開越南，轉往新加坡。現在， 國父和一些革命志士在新加坡，張學庸認爲這個時候比較恰當。

想到數分鐘後就可和 國父見面，張學庸又緊張又高興。繫好安全帶，檢查完畢，正要伸手朝「動力啓動」的紅色按鈕按下去。

就在這時候，林芳仁走了進來，看到張學庸在時光機器內，連忙大叫：

「張學庸，你在幹什麼？」

張學庸看看他，有些遲疑，眼睛一閉，手指用力按下去。

剎時綠光一閃，張學庸和時光機器一齊消失了！

林芳仁大吃一驚，跌跌撞撞奔到控制間，拉出緊急麥克風大叫：「時光機器實驗室出事了，時光機器實驗室出事了。」

接着研究所警鈴大作，安全人員首先奔了過來。

「發生什麼事？」其中一位問道。

「糟了！」林芳仁回答：「張學庸操縱時光機器消失了。」

正在開會的呂所長和各部門主任都趕來，陳明達也在其中。

林芳仁急忙向他們報告眼見的事情。

「完了，完了。」呂所長搖着頭說：「這艘時光機器爲了供實驗用，將全功率部份拆除，使

它無法達到全功率。如果張學庸不小心，會產生反物質效應，使整個機器化爲巨大能量而爆炸，威力相當於三千萬噸黃色炸藥。完了，這小子！」

林芳仁問道：「他要去那個時光區？」

陳明達頓悟地猛叫：「對了！他一定是協助　國父領導革命。完了，這小子！如果時光機器在那時不愼爆炸，眞是敗事有餘。」

「沒辦法，只有讓他去了。」呂所長走到儀表板，打開示波儀，只見一個小光點快速移向一九〇八年的時軸。「沒錯，他是去參加『革命』了。」

這個時候，張學庸已出現在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右手握緊功率桿，慢慢往前推，他打算選在清晨五時降落在新加坡南方海邊。

緊張加上興奮，不自覺將功率桿推到全功率處。轟的一聲，時光機器擺動起來，朝高空飛去，從新加坡上空掠過，直往北方而去。

張學庸嚇了一跳，趕忙按下緊急控制鈕，他却不知道在全功率運轉下，這部機器是無法操縱的。眼見時光機器開始泛着黃光，像顆彗星急速朝北飛去，心兒又慌又急，不知所措。

此時，時光機器已飛過成都上空，不多久飛掠河套，越過庫倫，看到底下的貝加爾湖。時光機器完全失去控制，張學庸在裏頭驚叫了起來。

就在西伯利亞北方，靠近北極海的東卡斯的塔卡森林上空，時光機器產生反物質效應，晴天霹靂，轟然一聲，三千萬噸黃色炸藥的威力，產生有史以來最大的爆炸。

另一方面，在呂所長這邊，在一九〇八年時軸上滑行的小亮點閃了一下，然後消失了。

「爆炸了，不知在什麼地方發生爆炸，希望不是人口密集的地區。」呂所長直搖頭：「相當於人類第一顆原子彈威力的二千倍。這小子，眞要把世界毀了。」

大家靜默哀嘆不語。

在巨爆發生地點，千百萬株樹木被震波連根拔起，遠在八百里外的卡斯克村也聽到巨響。震波傳遍全世界，連英國倫敦也測到強烈地震。

清廷負責天象紀錄的欽天監，記下這麼一則發現：「光緒卅四年六月三十日卯時，天空有聲如嘯，一星亮如月，出南方，倏北移，各地可見。」

又記有：「……卯時，有強震，欽定地動儀龍口明珠散落，震源起於極北，各地均有感。」

註：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西伯利亞大爆炸眞有其事，但迄今仍找不出原因。文末兩段欽天監記載，係筆者杜撰。

標本

倪匡

□ □

這是一個大日子，重要無比的大日子！

天色極明亮，天際有幾抹艷麗的雲彩，夾在雲彩中的星星，閃爍著奇異的光芒，光芒有着稜角，隨着移動的彩雲，明滅不定。

廣場上擠滿了群衆，全部仰頭向上，視線集中在天空的頂部。視線集中處，天空是一片明藍色。

廣場極大，聚集的群衆數以萬計，可是卻寂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大家都在等，等一個重要、偉大的時刻的來臨。

派出去作宇宙探測的一艘太空船，在經過了長遠的飛行之後，將在今天回航，不久之後，就會降落在這個廣場的中心。

自從科技飛速進步之後，宇宙航行已經不再是什麼稀罕的事，一艘一艘太空船被派出去，航程也越來越遠，但都沒有一艘太空船像即將降落的那艘引起如此鉅大的轟動過。因爲這艘太空船

，在回航途中，已經作了報告：「我們在遙遠的宇宙深處，發現另一個有生物的星球，並且，在這個星球上，採集到了兩個標本，標本是那個星球上的最高級生物，是那個星球的主宰。我們採集了標本之後，已將標本運上太空船，將標本帶回來了！」

來自另一個遙遠星球的高級生物！

這是宇宙探索行動的一個大突破，消息一經公佈，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載來了無數群衆，在廣場上集中，等待着太空船的降落。

等待的時間並不要很久，群衆之中，突然爆發了一陣如同金屬相碰的發出的聲音一樣的呼叫聲，那是歡呼的聲音，歡呼英雄的凱旋。明藍的天空上，極目望去，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橘黃色的光點，那光點的後面，拖曳着一條同樣顏色的光尾，光尾中雜閃着奪目的星火，那是太空船高速通過氣層時，產生高熱的奇幻現象。

群衆的歡呼聲越來越熾熱，像是無數金屬塊一起在大力撞擊一樣。

□ □

和廣場上相反，巨大的會議室中，靜得出奇。

聚集在會議室中的，是來自各部門的高層領導者。主席坐下又站起，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由此可知他內心的焦急。會議是由於特別緊急情形而召集的，作主席的是宇宙探索委員會的負責者。

特別緊急的情形，是來自如今可以看到的太空船的領航隊長的報告。

會議室的正中，是一幅巨大的螢光屏，螢光屏上顯露的，正是群衆齊集的那個廣場，群衆興

奮的神情，在螢光屏上顯露無遺。太空船高速飛行所帶起的橘黃色光尾，也越來越寬濶。

一個與會者打破了沉寂，道：「快降落了！」

他的聲音，有着金屬相碰的鏗鏘，也帶着極度的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可以在每一個與會者的神情上看出來。

主席將視線從螢光屏轉向各與會者，緩慢地道：「各位，請再看一遍領航隊長的報告！」

與會者有的移動了一下身子，有的木然坐着，在他們面前，都有着一張極薄的，看起來十分悅目的紙，紙上印着的是一行黑色的字：極度機密。掀開這張紙，下一頁，就是領航隊長的報告。

其實，不必主席要他們再看一遍，每一個與會者，早就已經知道了報告的內容。他們上一次集會已經決定將領航隊長的報告刪去一大部份之後，再向群衆發表。

領航隊長的報告，在這十幾個出色的領導者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本來他們對該報告已了然於胸，但主席提議要他們再看一遍之後，他們還是再看了一遍，那是他們深願在他們面前的報告是虛幻的，不是實在的之故。

報告當然是實在的，同時也記錄了主席和領航隊長之間的對話。

領航隊長的報告，和向公衆發表的其實是一樣的，只不過隱瞞了其中的一段：「我們採集到的標本，那星球上的高級生物，具有嚴重無比、高度的危險性。我們認爲絕不能讓標本和公衆作任何的接觸。我們採用了氣體麻醉法，令標本處於被麻醉的狀態之中，並建議太空船降落，標本的運送途中，要採取最嚴密的保護措施。」

接到報告的主席問：「請說明標本的危險性嚴重到什麼程度？」

領航隊長答：「無法在通訊中說明，請召集特別緊急會議，我將在會議中對與會者解釋。」

主席說：「如果標本具有破壞性，應採取何種預防措施？」

領航隊長說：「危險性之大，無法形容，請派速度最高的小型飛船與太空船會合，我將直接携帶標本到會議室來。」

主席發出了一下如同金屬摩擦一樣刺耳的苦笑聲，道：「各位，太空船快降落了，具有高度危險性的，來自另一星球的高級生物，就會在我們面前出現，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領航隊長所講的危險性達到什麼程度，請各位做好一切準備！」

與會者有的挪動了一下身子，有的木然不動。

□ □

從太空船的船艙中望下來，已經可以看到廣場上群衆聚集的情形。領航隊長發出了一連串降落的指示，隊員忙碌地操縱着各種儀器。

一個隊員自一排儀表板前回過身，大聲報告：「隊長，派出的小飛船來了！」

領航隊長又下了一個命令：「準備空中停留，和小飛船作空中會合！」然後，他沉默了片刻，又道：「將標本移進會合室。」

下達了這個命令之後，他自座位上起身，向後移動，出了駕駛艙，通過一條狹長的走廊，來到會合室中。

在他到達會合室的同時，一條傳送帶，運載着一隻密封的金屬箱，也移到了會合室。領航隊長注視着那金屬箱，神情極其嚴肅。

飛船的船身，產生了一下輕微的震動，隊長知道，那是飛船在停頓之後，和小飛船接觸時所產生的。接着，一道六角形的門打開，隊長步向門，傳送帶移動，那裝載標本的金屬箱，隨着也移出了門。

□　□

廣場上的群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長條型的太空船的船身。當他們看到另一艘小飛船，以極高的速度接近太空船，並和太空船會合之際，他們都想到：一定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了，所以，廣場上也靜了下來。

但是，這種沉靜，並沒有維持多久，小飛船立即飛走，太空船開始降落。當太空船降落在廣場中心，船艙門打開，太空船的隊員，在門口出現之際，群衆的情緒，達到了狂熱的境界，歡呼聲此起彼落，歷久不息，這畢竟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刻：宇宙航行，帶回了另一個星球上高級生物的標本！

群衆的歡呼聲如無數金塊相碰，天際的彩霞，色彩更絢麗，一種奇異的聲音，自四面八方響起，看來公衆已準備徹夜來歡迎遠航歸來的英雄了。

□　□

會議室的門打開，領航隊長先出現在門口。所有與會者一起離開了他們的座位，來表示對領航隊長的歡迎。隊長也留意到了所有與會者的緊張神態，他略側了側身子，讓他身後的金屬箱移進了會議室，停在巨大的圓型會議桌的中間。

會議桌的中間，立時凹了下去，恰好讓金屬箱箝在其中，那樣，可以令每一個與會者的視線，不受阻擱地到達那金屬箱。

主席請隊長坐下，道：「由於你報告中一再強調了標本的嚴重危險性，所以我們已採取了一切可以採取的預防措施，現在，請你作詳細的報告。」

隊長發出了一下如同表面粗糙不平的金屬塊互相摩擦一樣的苦笑聲，道：「標本——這種另一星球的生物的危險性，是無法預防的——。」

與會者的神態更緊張，隊長忙道：「不過，現在，標本處於被麻醉的狀態之下，危險性一時不會發生——」他停了一停，才又道：「先讓我們來看看標本的外型，怎麼樣？」

沒有反對的意見。

隊長掀開了金屬箱的蓋子，蓋子下面是一層透明物體，通過這層透明物體，可以看到在箱中的兩個標本。

這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第一次呈現在與會者的眼前，與會者發出的充滿緊張的聲音，像是一大盤鋼球忽然自高處傾瀉落地一樣。

主席的聲音，聽來像是利器刮削着金屬一樣，叫道：「太醜惡了！」

其餘與會者都發出相同的呼叫聲來。躺在箱子中的那兩個標本，樣子在他們看來，實在太醜惡了！

標本是生物，毫無疑問，可是那是什麼樣子的生物！標本有着看來毫無保護作用的表面，整體的結構，全是各種圓形變體所連接而成的，有的接近正圓形，有的是圓柱形——各種粗、細、長、短不一的圓柱形，在有幾處地方，有着深棕色，直或蜷曲的絲狀物體附生在表面之上，在一

個比較圓的，絲狀物體最多的部份，還有一些大小不同的洞，有的是黑色，有的是一種極難看的紅色。在那個紅色的孔洞之中，還有淺黃色的兩排如骨骼狀的物體，和一塊接近粉紅色的，充滿了黏液的東西。另外兩個深而小的孔洞中，也有絲狀物的黏液。

隊長解釋着：「這一個是這種生物的陰性，那一個是陽性！」

主席又叫了起來，道：「這算是什麼生物！我看不出這種生物有什麼危險性！」

與會者向隊長望去，隊長又苦笑了一下，道：「這種生物，他們的可怕處在於，在他們的生活過程中的極度個體中心。他們每一個個體，除了這個個體的本身之外，幾乎全不考慮別的個體。他們還有一種可怕的意念，嗯，那種意念，叫做貪念。」

與會者對隊長所說的，好像都不很明白。隊長再苦笑了一下，道：「那也是到了那個星球之後，才第一次接觸到了這種意念。其實，這種生物的生活過程十分短促，短促到了他們根本無法進行遠航宇宙航行的程度。可是，在他們這種短促的生活過程中，貪念卻支配了一切——」

主席切斷了隊長的話頭，道：「我還是不明白，請舉一些具體的例子！」

隊長道：「是。具體的例子是……是……譬如說，爲了貪念，這種生物可以使另一個個體死亡，甚至使幾千幾萬個同類個體死亡，也可以使幾千幾萬個同類個體，遭受極大的苦痛。可以用卑污的手段，搶奪其他個體的所有，可以用殘酷的方法，使其他個體蒙受害處，而令自己得到好處。」

與會者之一叫了起來，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的星球——。」

隊長道：「在他們的星球上，每一個角落，每一時刻，都有這樣的事發生。有的規模大，大到幾十萬個體和幾十萬個體互相殺戮；有的規模小，小到一個個體和一個個體之間互相傷害。這

種情形，已經持續極久，而且還將持續下去！」

與會者幾乎每一個都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隊長道：「所以我說，這種生物，具有極度的危險性，如果讓標本醒來，讓標本和公衆接觸，如果貪念在我們這裏傳播開來——」

主席陡然下了決定：「絕不可以！」

他移動着身子，聲音中也充滿了更多金屬相碰的鏗鏘聲，道：「我提議，永遠將標本麻醉，保存在最機密的地方，絕不能讓這種生物和公衆接觸！」

與會者發出了一片讚同聲。隊長的讚同聲最響亮，因爲在回航途中，他一直確不定自己是不是應該將那麼可怕的生物標本帶回來。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在貯存最機密物體的密室中，管理員將金屬箱送進了一個有嚴密保護的櫃子，然後在櫃子外面掛上一塊牌子。牌子上寫着：

「標本編號：異星生物一號（陽性）
　　異星生物二號（陰性）
性　質：具有極度危險性的可怕生物。
採集地點：遙遠星空不知名的小星球，該小星球循一不斷氫核爆炸的小星球作橢圓形軌跡移動。
標本在該星球的名稱：人。」

飛碟夫人

黃博英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面上一遍死寂。

「妳說就回來的。可是四十五個年頭過去了，連離去了二十年的兒子墨生也沒回來。他還沒找到妳嗎？還是妳們母子重逢之後，已在遙遠的『大同星座』定居，繼續從事那和平科學的工作，把我給忘了？」喟嘆之後，續之以喃喃自語，傳自江心舟中，劃破了早已凍結的空氣，振盪着凜冽的江水。

當釣魚的雷射杆臨空提起時一條魚在射線的一端抖動。蓑笠翁調整一下用「超級射線纖維」織成極薄極暖的蓑笠，食指一指江邊葫蘆酒罈，一線細長的弧形酒柬，送進了老翁微張的口中。方才慢條斯理地去侍候這條魚，可見醉翁之意不在魚啊！

宇宙中，人類就是這麼孤單。誰會想到，尖端的科技帶來了孤寂，喪失了原始的詩意。從「地球民國聯邦」政府的科技研究部退休下來之後，蓑笠翁——趙漢民即常到山水之間，追尋那千年前李白、杜甫的世界，更常到這江邊拾回那如夢似幻的昔日片斷：幸福的家庭，輝煌的科技事業成就，都是過眼雲煙啊！

她說：「別老稱讚我如花似玉。我已經兩千五百歲了。」多麼難以置信，多麼荒唐。可是她

開着「兼愛號」飛碟來，又在與趙漢民結婚之後，建造了「非攻號」飛碟。她把飛碟和兒子趙墨生留下，又開着「兼愛號」走了。唉，二十五年之後墨生也開着「非攻號」走了，說是去找媽去的。這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啊！

本來一家人該一起乘上「兼愛號」同碟共濟而去的，但她說趙漢民是屬於地球的「龍的傳人」，在「傳人」的特殊任務未完成以前，不宜離開。而墨生則是屬於浩瀚時空的「龍的傳人」，他將負有在無限的過去，無限的將來，無限的太空中穿梭的任務，以達成「和平及科學」的「大同使命」。

「龍」所給予「傳人」的責任不許忽略，趙漢民因正在研究「超時空資訊系統」、「超時空雷射泛用系統」以及「超距力之有效控制」三項「地球民國聯邦」政府所賦予的重要工作，而失去與子同行的機會。終於三項工作計劃在十五年前，即墨生起飛後第五年，獲得成功，拯救了十年前地球上的空前浩刼。

那時地球上藍、紅兩大集團國家的衝突，在黃大集團政府的百般調停失敗之後，爆發了核子大戰。這禍延全球的毀滅性戰爭只發動了十秒鐘，就被黃大集團有效地制止。那都功歸於趙漢民三項成功計劃的適時應用。以「超時空資訊系統」獲知藍、紅兩方的核子戰略佈置、地域戰術詳情，及雙方發動戰爭精確時刻，代入「大同超時空電腦」處理，在百萬分之一秒中完成「雷射系統」及「超距力」的「迅速、確實」的自動控制。把已經升空的核子飛彈，用「超距力」捕捉與引導遠離地球，然後以「超時空雷射」消滅之，並將所得能量納入「能源儲存庫」。把尚未升空的核子飛彈引信全部以「超距力」阻止引發。因爲是初次使用，加上過份緊張，三項計劃的過度耗損，傷了地球元氣。大量的「超靜電微波」加上在外太空消滅核子飛彈時所產生的「光電效應

」傳出地球外上百光年。即使遙遠的大同星座亦包括在內。這件事後人稱之爲「三計阻變」，發出的「光電效應」則被稱爲「三計效應」。

此後藍、紅兩大集團陷於癱瘓，能量消耗殆盡，後悔莫名。於是聽從黃大集團的建議，大家摒除成見，終於在五年前紅、藍、黃三大集團重組了「地球民國聯邦」，以大同市爲首都。地球形成了空前的和平盛世。世人只歌頌當年的三項計劃，却沒有人知道，三項計劃只是趙漢民根據已乘「兼愛號」而去的愛妻——飛碟夫人墨玉的一本科學大同篇加以研究而成的。

如今趙漢民已功成身退，隱居江邊「雲煙山莊」，暫時摒除那既害人又救人的繁重科技包袱，重拾千百年前的古人生活方式。時而在江邊「聽濤軒」欣賞「海濶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的畫境，時而「縱一葦之所如，歷萬頃之茫然」；時而極目窮遠，似乎在期盼飛碟的出現。

爲了追尋愛妻愛子的行踪，爲了確定「大同星座」的位置及運行方向，趙漢民需要「返樸歸眞」的原始生活環境，以提高「悟性」，並需有更多時間去研探科學大同篇的其餘精華，及墨玉留下的文件。兩年來沒有任何結果。於是改變方向，從墨玉的回憶錄着手。其中的一段記載是用艱澀精簡的符號寫成，代入電腦譯成文字，赫然是墨玉的來歷：

中國「戰國時代」的偉大科學家墨翟死後，其屍體及其薄棺在地球上失踪。「龍族」的飛碟把墨翟帶到大同星座，以其特有的科技，把他做了「復活永生」處理。漸漸把「龍族文化」的精華傳授給他。由於墨翟本具科技天才，加上「龍族」優越傳授設施，只在短短的一個「地球年」裏，就從「飛鳶、攻城」的原始科技，進入了「縱橫時空」的「電腦、雷射、超距力、隱形、複製、重組」等等的「尖端領域」。

「龍族」把一切教給他後就離去了，消失在宇宙的深處。墨翟需要助手，來完成宇宙大同的

目標，於是駕着飛碟來到地球，帶走了女兒墨玉。兩千多年後，當墨玉奉父命返回地球與趙漢民成婚，大家就稱她爲「飛碟夫人」。她以地球的傳統方法胎生了趙墨生，作爲「天人的橋樑」，作爲「龍的傳人」。趙漢民只料對了一半，墨生在「大同星座」找到了母親墨玉，及祖父墨翟，但他並沒有定居「大同星座」，而是浪跡太空，爲宇宙大同努力。

趙漢民吞了一顆墨玉留給他的「緩老丹」，再來一次「長空引酒」，呷了個滿口。寒風一吹，猛然若有所感，他扔了雷射釣杆，手在口袋中探了探，掌心上出現了「袖珍資訊儀」，按了兩下，小銀幕上映出的符號，一行一行地，一幕一幕地移轉，大意是說：墨玉返回地球的任務，不只是安排「三計阻變」，更重要的是重建「龍的傳人」的信心。並實行替「龍族」繼往開來的最直接行動——生育了趙墨生。

袖珍銀幕上符號亂跳，飄雪停了，跳定的字幕改成「傳眞」，清晰地印出了墨玉的笑容，風儀依舊。

趙漢民的手在發抖，眼色發直，口一直張着。一句「墨玉」還沒來得及喊出口，就像被催眠似的愣住，著了「定身法」。聆聽着「資訊儀」播出的每一句話。

當他「醒」過來之後，天依然飄着雪花。他長嘆一聲，以「長空引酒」灌足了「花雕」，又喃喃地一番自語，說着墨玉剛才播出的話語的片段：

「地球在數不盡的過去與將來的時空裏，是『龍的傳人』的最重要的根據地。」

「不論在『大同星座』，或更遙遠的星際，只要是『龍的傳人』，最後總會回到『龍的老家』。」

「在浩瀚的時空中不停的穿梭與奔忙，『龍的傳人』應憑『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信念，邁向『世界大同』的目標。」

「『因緣』非易。在偌大的宇宙中，親人的團聚彌足珍貴。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

稿約

（翻譯或改寫敬辭）

一、本刊係專門刊載科幻小說、科幻散文、科幻詩、科幻戲劇、科幻書評、科幻雜論之文學性刊物，歡迎投稿。

二、稿費每千字二百至三百元。（已發表過的舊稿不付稿費。）

三、來稿請以平信寄台北縣新店市華興街二號二樓。

複製人加工廠

堯望吳

像印一本書　洗一打照片
或在那個自己的模型裏
倒出很多　很多的自己

四個人一桌牌　一場「梭哈」
紅中有四張　愛司也一樣
不如大家配給　休管輸和贏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麻煩的是討老婆
（不過沒有關係　新娘也可多製她幾個）
可是生了兒子就抓瞎　究竟那一個
才是自己眞正的爸爸

我們原活在工業的時代
生產線上　最後要加工的
原來是我們自己

曦

鄭文豪

作戰指揮中心裏，三面高達五層樓的牆壁上，數百個大小監視幕，依然像往常一樣閃動著各個監視區的畫面。戰術指揮官鄭錫勳滿意地點了點頭，把手交在背後。站在指揮席上，注視著五十多個工作人員的作業情況。

忽然間，左面牆壁上的電視幕全部閃現出血紅色的亮光，警報器鈴聲大作；鄭錫勳立刻失去原來悠閒的態度，緊張地問其中一位工作人員：「快報告座標？數量？機種？」

「電腦正計算數量，馬上就可顯示，已確定的是AF—三五區。」作業人員回答。

牆中央的一塊區域，小型監視幕向兩邊排開，從內部伸出二條槓桿，忽而展現出一面巨大的顯示幕，顯示著敵方載人攻擊系統的數量及攻擊方向和各種數據。

鄭錫勳走到指揮桌前，按下所有的控制扭。他拿起桌前的麥克風，吼著：

「全體作戰人員注意，這是藍色特種指揮令；戰鬥機及特種攔截機先行前往AF—三五四區；後方光束防空網加強戒備，地球軌道上的攻擊太空站在穿透點（註一）上待命，其餘人員加強戒備。複述：各戰鬥體先行前往AF—三五四區，後方……」。

□ □

李杰從滑行管中滑出，坐到駕駛艙中，他扳開一道操縱桿，管道便從戰鬥機上退開。他將正前方駕駛儀上的十個閃著紅色警報的螢幕調到正常頻道，其中一個螢幕顯示的是指揮官鄭錫勳的任務指示；其餘的正閃爍著電腦安排航線或一道狹窄弧寂的波形。耳機傳來了：「障礙排除後，等候燈光指示。」的命令。

機頂上的一個大型指示燈由紅轉綠，儀表板上的所有警示燈號也都換成綠光；李杰聽到隊長的聲音：「出發吧！」他立刻扳下衝壓轉軸，感到機腹有一股上升的推力，連同其他的戰鬥機群一齊昇空。

李杰的耳機又傳來隊長的聲音：「這是紅隊隊長，阿爾發五號機跟著我，作正面第一波攻擊截面；七號右翼；八號作第三波並掩護截面……」

緊接著一大群星形編隊的戰鬥機朝指定的目標飛去，向敵機襲擊的方向作正面攔截。李杰看到雷達幕上的二個小光點正接近中央位置，他叫道：「注意！敵機接近，進入監視範圍。」隊形換成五小組分散開來。

對方已發射出雷射光，高能光束交織一片。紅隊的第一波截面也紛紛吐出一串串搖曳著的火焰，萬道金光溢散而出。李杰看到隊友的座機與敵機在空中翻滾追擊；敵方的鷹式機有一架被突來的光波炮擊中，化成一團烈焰，散射的屑片四處紛飛。他把機頭垂直上拉。緊追前方的敵機，描射儀已將座標鎖定，螢光幕上一條窄線正把它拉回靶心，小點終於重疊，李杰按下發射扭，光束旋鼻端如髮絲般的射出，他得意的看了看那架化成一堆煙火的鷹式機。藍隊隊長忽然說：「李

杰，注意你後面的敵機……」話未完，從耳機傳來一陣震耳的爆裂聲；二道火紅的光束已從機身邊擦掠而過，他靈敏地將操縱桿用力一拉，扭開自動鎖定象限的電視幕，他看到藍隊隊長的座機和追擊他的那架鷹式機撞在一塊兒，爆成了一個眩目的大火球，火焰四散紛飛，甚至連碎屑也化爲血紅的火焰，火球繼續上升，漸漸消失在雲端中。

一般憤然之情不油得在他心中應運而生，他盡量地和武器合爲一體，歇斯底理地追逐一架正飛離的敵機，直到把它打成碎屑爲止，他又聽到大隊隊長下令道：「殘餘機群編組爲第五波攔截面……繼續……作戰……啊……」

「怎麼回事？隊長！」有人在無線電中問。

「……啊……我的壓力艙……裂開了……」

李杰看到大隊長那架座機，翻轉著墜入地面，又是一陣劇烈的火焰。同時，敵方的殘餘機群也開始徹離，李杰聽到紅隊長說：「現代，我暫代大隊長職務，指揮各戰鬥體，尚存的零散單位組成臨時第九種編隊，回航。」

李杰將操縱桿放開，交由電腦自動駕駛；他檢查了剛才被敵機擊中的部分，不經意的看地面—這裏就是所謂的「緩衝區」，是和敵國戰爭的區域，因爲兩國的本土都已佈置『光能防空網』，任何外來的力量都無法穿透光能網，所以交戰也只有在限定的緩衝區才能進行，以致於這區域上堆滿了各種武器的殘骸、碎屑；所以又稱作『武士的墳場』，而一般人也都不敢涉足此地，因爲這裏的輻射量，已足夠置人於死地。

□ □

大群的科技人員，機械人員，以及所有作戰站的修護人員都圍繞在剛返航的戰鬥機旁，李杰不耐煩地爬出滑行運輸管，他看了看他那架遍體鱗傷，呈現焦黑的座機，充滿了怨氣般扭開頭盔上的磁鎖，將頭盔除下，往地上用力一擲，逕自走去，留下那群驚愕的技術人員。

他走到戰術指揮官辦公室，鄭錫勳正在電腦終端機前作著某項紀錄，李杰大聲地說！「指揮官！我有事想請教你。」

「有什麼事？你坐下來說。」鄭錫勳看了看他說。

「剛才這場戰役，我想，指揮官您一定看到結局。我想說的是—我不懂！」李杰幾乎是吼叫著說：「我不懂爲什麼，幾乎毫無理由，毫無原因。而我們却要經常地將大量地物資、財源、生命投到一場場漫無目的戰爭中。我們和敵國根本沒有任何爭執，沒有任何瓜葛，而二者之間却要經常地挑釁，但却又不眞正地危及到對方的本土，如果任何一方想要徹底摧毀對方，只要將太空中的殺手衛星突破穿透點，即使有『光束防空網』的保護，也能在瞬間全部消滅對方，我不懂現在的這種作戰形式，是爲了什麼？」

「我想，總部的戰略課程一定不完備，以致沒弄好你們的基本戰略常識。」鄭錫勳緩和地說：「你聽我說，如果月球上中立的殖民地，忽然向地球攻擊，會有什麼結果？」

「太空攻擊是最好的突擊角度，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地球難逃毀滅的命運！」李杰說。

「地球突擊月球呢？」

「當然，月球殖民地的人也活不成。」

「所以說：這種毀滅性的戰爭就必須考慮引力問題，要知道，只要月球和地球之間有任何一方失去平衡，另一方必定也受傷害，因爲星系的引力已決定了這種局勢。同樣的，如果地球上任

何一邊全部遭到毀滅性攻擊變成『零度戰爭』（註二），你能擔保地震、海嘯不會發生？氣候不會巨變？輻射塵不會傷害到另一邊？所以我們兩方盡量不挑起大型戰爭，而只作小規模的戰鬥，這就是『戰爭衡定』的戰略理論。」

「那大可雙方達成和平協定，從此不再作戰。」

「心理學家曾經研究過人類天性，社會學家也實驗過社會進化潛能的源由，都認爲人類若無外來的危機激發，長久處於安逸情況，就會失去潛能激發的源由，而終致滅亡。這也可從熱力學的第二定律『潛能遞減原理』解釋：工作之完成也意謂了兩個部分之間潛能差異的消失。所以說工作完成使得社會愈安定，進化潛能愈少，人類心理也愈趨向頹廢，於是建設性的刺激及困境消失，進化潛能也就無從源生了，所以我們需要某些自設的危機來激發進步，而這種戰爭就是在這樣的理論下形成的。它的功用是隨時提醒人類—天然的困境雖已完全克服，但是依然有其他的危機存在，不能苟圖安逸。」

「我對指揮官這種解釋，只能相信一半，有些問題，我還需要思考，不過，還是要感謝指揮官替我拭去心裏許多的疑惑。」李杰說。

□ □

李杰坐在待命室裏，正深思著某些問題，忽然牆上的警示器轉成紅光，閃爍不已；擴音儀上指揮官大叫著說：「紅隊注意！紅隊注意！立刻換上太空衣，五分鐘內進入太空梭機，在機上聽取電腦的任務指示。」

李杰和他的同僚聽完後，立刻換裝，爬入自動運輸通道。

「看來是特種任務。」李杰說。

李杰在個人太空梭的機艙裏，將安全帶繫緊聽完電腦的任務簡報後，將上下四周一大堆旋扭、掃描幕和電源桿一一打開，他聽到通訊儀傳來的聲音：「排除電腦監視障礙，超越所有安全檢查，立刻昇空。這是緊急任務，敵國的殺手太空站已侵入穿透點，須立刻予以摧毀。重覆：立刻升空—」

所有燈光都變成綠色，在隊長的命令下，數十架巨大無比的太空梭同時噴出熾熱的火焰，這些龐大的物體在翻攪的煙霧中一起昇空，迅速的消失在雲端。

□ □

李杰坐在駕駛艙中，忽然想起上次的那場戰爭，死亡的同僚都未處理善後，而這次必定又有一些人要犧牲在無際虛渺的太空裏。他想到那些恐怖的爆破、斷殺、碎屑、火焰以及地面的殘骸；他又想起所謂的『戰爭衡定』、『戰爭激發』的理論。難道人類只是爲了預防尚未確定的退化、怠惰情況，就要犧牲許多生命，做刺激進化潛能的祭品？人類靈性、理智就如此低落？李杰心中不禁怒吼着：「我不願再執行殺戮，再做祭品……」

這時，太空梭已突破大氣層，滿天的星光、銀河，形成一幅最美的景象。李杰從螢光幕看到這幅美麗的畫面，一種宇宙意識不由得上升，人性崇高的一面漸漸地在他腦海顯現。

「全隊注意！脫離第二號引擎，使用輕型構架，預備迎敵。」通訊器上傳出隊長的聲音。

李杰忽然想到，他還要再做殺戮的工作，反抗的心理愈來愈強，他跟其他的隊友同時拋掉二號引擎，在操縱拋棄過程時，他不經意地看到一個電視幕上正顯現出反射著柔和光線的月球，他

忽然決定要像拋掉多餘的油箱引擎一樣，也拋掉這些俗世的工作及一切地球上之所有，前往月球殖民地。他關掉電腦駕駛儀，改爲手控駕駛，李杰將十多個方向桿全部扭轉，他聽到隊長的聲音：「十三號，李杰你脫離航道了，怎麼回事！快回—」

□　□

「這是地球來的太空梭，我是抱著和平的心願向你們投誠。」李杰打開通訊儀說。

「這是月球殖民地，我是基地指揮官，我們早和地球上的兩個國家訂有條約，凡地球來的太空航具，除了採礦船，其餘一律不准駛入月球殖民地安全範圍內，否則立刻予以擊毀，不負任何責任，你快侵入安全範圍了，快回航吧！」

「但是我是來投誠的，而且—」

「不必多說，月球殖民地已宣告中立，不願介入戰爭，我們這兒雖無戰爭，依然進步的很快，我們是不相信什麼『戰爭激發論』；如果收容了你，必會引起誤解，再說，我們無法確定你是否安全。」

李杰聽到這些話，更加深了對那近乎理想境域的嚮往，他不顧一切決定孤注一擲，希望逃過炮塔的轟擊，他將衝壓軸拉開，加大動力，向月球衝去。

通訊儀傳來聲音：「已經警告過你了！」

月球基地上數百座炮塔頓時射出萬道光芒，其中幾道光束擊中了太空梭，太空梭瞬間化成一團極亮的閃光，爆出數千億萬片的小金屬碎屑。

它將在太空間燃燒一段時間，在無垠宇宙的一角，形成一塊神奇的墓碑；但是，是墓碑—而不是祭品。

（註一）穿透點是戰略論中，向預定的目標進行某種攻擊時，進入對方安全臨界範圍的區域。

（註二）零度戰爭，乃兩方俱亡的瞬間「世界末日」性戰爭。

編者的話

「科幻文學」最大的難題就是稿源問題。台灣地區寫作科幻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應之道，是不把篇幅定死：稿子多，篇幅就多：稿子少，篇幅就少。這一期，因為約稿忽促，大多數的作者都拿已刊過的舊稿應卯，只有辛鬱、方以庸、黃博英三位先生的稿子是尚未發表過的。不論稿源怎麼困難，我們堅持原則：只收創作稿，絕對不收翻譯稿（改寫的也不要），使「科幻文學」，成為真正屬於中國的科幻文學。秋季號將於八月底出刊，還有三個多月，請快寫稿！

這一期共刊出七篇科幻小說，按作者姓氏筆畫，簡介如下：方以庸的「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是篇諷刺性小說——諷刺台灣的交通，或許因為諷刺得太露骨了，讀起來不像是讀小說，而像是讀報導文學。呂應鐘的「世紀大爆炸」，原刊「新少年」，構思新奇，讀來趣味盎然。章杰的「屍變」，原刊「明日世界」，藉一具被操縱的屍體，象徵無知百姓被官僚

（下接九三頁）

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

方以庸

「各位觀衆，歡迎大家收聽本台的『政府與民衆』節目。這一期中我們要用全部的節目時間來報導太空總署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進行的情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X－5號行星蘊藏有極爲豐富的稀有金屬礦物，對於我們的國家建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是，由於該行星外圍隕石帶的保護作用，我們一直未能降落進行開採的工作。在犧牲了十多位優秀的駕駛員和他們的太空船後，政府從去年開始試行第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這個計劃首期的三位學員已經在上個月結業，並且到X－5號行星上空從事了實地操作的試驗。令人鼓舞的是，三位駕駛員都先後成功的穿過了危險的隕石帶，安全降落，然後又起飛把他們太空船帶出來。由於這次試驗的結果是這樣成功，議會方面已經批准了立刻加速該項計劃。同時國防部也決定把所有的戰鬥駕駛員輪調接受同樣的訓練。我們除了代表民衆對負責該項計劃的人員致以最高的敬意外，並且決定實地向大家報導這個計劃的進展情形。現在我把採訪的任務交給五百五十光年之外的本台記者大嘴巴三號，謝謝各位。」

鏡頭一轉之後，三度空間的螢光幕上五彩繽紛，然後焦點開始自動調整。螢幕上出現了一個藍色的星球，表面一些地區覆蓋着厚厚的雲層。星球上方是一個太空站。由於攝影機與太空站都是以同步的速度繞着星球轉動，因此看起來太空站似乎是靜止地懸掛在藍色行星的上空。鏡頭又再一轉，大嘴巴三號手持麥克風出現在觀衆的眼前。

「各位觀衆，歡迎來到島狀星雲M十九。剛才大家所看到的，就是第三四三一號太陽系的第三行星，也就是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的所在地。我是在太空站上向各位報導。現在在我旁邊的這位是這個計劃的最高主持人傷腦筋博士（這時鏡頭調整了一下，大嘴巴三號旁邊出現一人，頭髮灰白，滿臉皺紋）。博士你好。首先我想請問，你們是怎樣找到這個星球作爲訓練場所的呢？」

「倒不是完全湊巧，」傷腦筋博士客氣地回答，「我們一直在宇宙各處找尋有隕石帶的行星，以供實地操作訓練之用。這種訓練在電腦模擬室內是無法進行的。就這樣我們來到了這個太陽系。它的第六行星上有隕石帶。密度較X－5號行星爲低，宇宙綫的干擾也較輕微。因此我們決定用來作訓練駕駛員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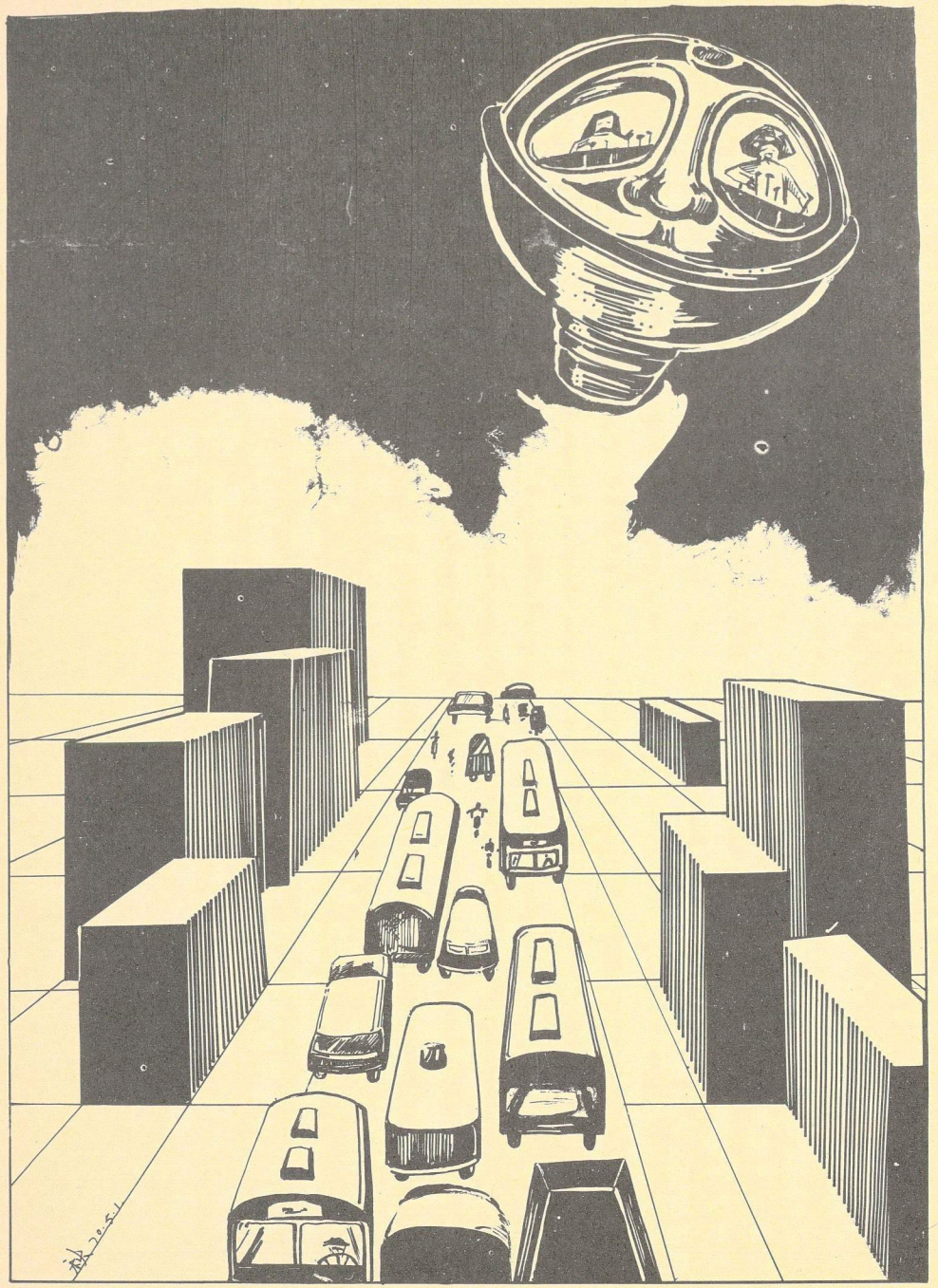
「既然如此，爲什麼目前大部份的訓練都在第三行星上進行呢？」大嘴巴三號不愧爲出色的記者。

「第三行星上有人類居住。他們的科技水準較我們落後很多。根據太空法，我們不得干擾這個行星上的社會自然進化過程。因此我們祇派了一些觀察員下去。以後的結果你可以問神經六號。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的初稿就是根據他的報告設計的。」

這時候神經六號緊張兮兮地走到攝影機前面，還向著鏡頭作了一個鬼臉。

「神經六號你好。請你跟我們講一下你在第三行星上的觀察過程怎樣？」大嘴巴把麥克風伸到他的面前。

「嘻嘻，我本來是第一批在第六行星上接受訓練的駕駛員。因爲犯錯太多，他們罰我停飛一



段時間。正好外星部資料組缺乏一員觀察員。就把我拉去湊數了。我被派到大陸邊緣的一個島上，在那邊就了三十來天，回來後發覺自己的駕駛技術突飛猛進，反應神速。起初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緣故。安全部以爲我感染了什麼外來的病毒，着實緊張了好一陣子。後來發覺我除了血壓增高不少外，一切正常。追查之下，發覺原來是那島上的交通運輸系統非常特殊，用來訓練太空船駕駛員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因此我們就着手擬定了九四一三號計劃。」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多一點有關這個島上交通系統的情形。」

「是這樣的，根據電腦分析的結果，那島上的交通系統包括大大小小的各種運動單位。它們的運動方式與X－5號行星隕石帶上的隕石運動方式非常相似。雖然隕石與隕石間的距離很遠，可是它們的相對速度也快得多。因此我們的駕駛員如能適應自由島（我們把那個島命名爲自由島）的交通，就可以適應X－5號行星隕石帶的操作了。」

「眞有意思，非常謝謝你！各位觀衆，基於安全上的理由，我們不能到自由島上實地觀察訓練進行的情形。不過我們特別請了訓練主任雷射眼博士給我們講解一下課程進行的大概程序。」

雷射眼身材高大，目光炯然。他一板一眼地開始解說道：「第三行星上的訓練一共分爲五個階段。在每一階段中，我們淘汰了大約百分之十的學員。完全通過這些訓練的學員就可以到第六行星上的隕石帶上接受第六階段的訓練。如果再通過的話，就有資格參加X－5號行星隕石帶的駕駛考試。」

「對不起，」大嘴巴三號適時地問了一個問題，「據我所知，所有的學員本來都已經是資深的太空船駕駛員。每階段百分之十的淘汰率是否高了一點？」

「表面上看來的確是如此，不過大多數被淘汰的學員不是因爲精神上的壓力太大自願退出，

就是因爲發生了交通意外受傷而退出的。」

「請你跟我們說一下這五個階段的訓練內容好不好？」

「可以的。請看這一張照片，這就是自由島上交通的通常情況。這一輛大型的車子叫做公共汽車，也就是我們用來做第一階段訓練用的。」

「我懂了，第一階段的學員就是學做公共汽車司機是不是？」大嘴巴搶先問道。

「當司機是在第二階段。初級學員要先學做乘客。他們必須坐在最前面與司機平行的位置上。等到習慣了才開始當司機。」

大嘴巴有點懷疑地問道：「請問你們怎能確知學員一定會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上？」

「很簡單。我們在每一位學員身上裝了一具自動血壓記錄器。祇要是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上，血壓就一定會昇高。這樣我們同時也防止了有人服食鎮靜劑以求過關。」

「眞是好主意！」大嘴巴表示由衷的敬佩，「以後的階段都是當司機了？」

「以後是駕駛公共汽車、計程車與摩托車，第五階段是當行人。」

「當行人也要訓練？不是有專用的人行道嗎？」

「這是自由島上交通系統獨一無二的特色。所謂人行道其實是一種多用途的交流道，用一些名叫違章建築的設施分隔爲各種長度。有很多地區可以用來停放脚踏車和摩托車，又可以擺攤賣小吃及各種物品，上下班時間還可以當作摩托車的緊急通道用。根據胡說博士——我們的外星社會學家——的看法，當地政府爲了不使行人過份地佔用了人行道上的空間，又特別在路面上舖設了一些有美麗花紋的紅磚，以減低他們的前進速度。胡博士認爲這樣可以迫使一部份的行人走到馬路上面去。上星期我們有一位愛趕時髦的女學員穿了一雙高跟鞋去接受行人訓練，差點兒把脚

背都扭斷了，現在還躺在療養箱裏。不過我們對第五階段學員的主要要求是學會過馬路。這是非常重要的。首期畢業的三位學員能夠從容不迫地穿越X—5號行星隕石帶，主要就是靠這種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訓練。」

大嘴巴三號愈來愈感興趣，幾乎把他的採訪工作都忘記了。

「眞是奇妙！雷博士，你個人認爲訓練中最困難的項目是什麼呢？」

「嗯，這倒是不容易回答的。有不少學員向我訴苦，說他們永遠無法把自己的車子擠到兩車道中間。又有的學員要求我們取消跟隨自由島居民的『前面一減速，後面就超車』這種習慣的規定，認爲這樣祇會更慢。不過，我想，最困難的項目莫過於左轉的操作了。」

「那麼這種左轉的操作是怎樣進行的呢？」大嘴巴好奇地問。

「自由島居民行車左轉一般可有兩種方式。第一種叫做『闖紅燈』，約略相當於我們家鄉的『千祈咪執輸』。另外一種比較複雜得多。我們的系統分析專家稱之爲『擴張性回輸判別效應』。當一輛車的駕駛員決定左轉時，他會慢慢地，試探性地把車頭向左方伸出，同時觀察對面來車的反應。後者受了這輛車子重力場的影響，其行駛路綫會從直綫修正爲一弧形曲綫。左轉的車子根據對方弧綫的曲度，又加強了左轉的表示。因此迫使對面來的下一輛車子採取更大的弧形路綫讓路。上述的過程一直進行下去直至左轉車子的重力場完全貫穿了左邊的車道，就完成左轉的動作了。我們觀察了藍色行星上所有地區的交通系統，祇有自由島上有這種現象。胡說博士說是跟當地居民的民族性有關，他們叫做『禮讓行爲』。不過學員們私下都稱之爲『硬著頭皮作業』。又據胡博士說，上述行爲的發生源於自由島居民排隊乘車或購物時某些人表現的態度。這種態度，假如我們沿用學員們的邏輯的話，大約可以稱之爲『厚著臉皮作業』。」

大嘴巴三號聽的莫名其妙，又不好意思打斷對方的話。好不容易找到機會換一個話題。

「請問雷主任，學員們在島上能不能互相聯絡，一齊受訓？」

「不可以。我們強調每個人都要能獨自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理論上前後左右的車子都是一塊一塊的隕石。不過摩托車階段的學員常常可以認出同班的同學來。」

「他們都帶了標誌嗎？」

「可以這麼說。我們規定所有的摩托車學員都要戴安全帽。島上的機車騎士好像不作興來這一套。」

「爲什麼呢？難道他們不怕受傷嗎？」

雷射眼聳了聳肩道：「眞是天曉得。胡說博士不知道已經花了多少心血要解破這個謎。根據他最新的假說（我以爲是非常荒謬的），自由島上的駕駛員多少都有一種犧牲精神，願意獻出自己的（有時候是別人的）生命以減輕當地的人口壓力——順便說一句，自由島上的人口密度是整個行星上最高的。他們有時會讓全家大小四五口都一齊坐到一輛機車上。幸而在這種情形下因爲馬力不足的緣故，走得比較慢。那些讓懷孕婦女或老人家坐在機車後座的才最令人受不了。總而言之我們不能用自己社會的眼光來衡量這些外星人的風俗習慣。我們目前的希望就是趁他們的交通系統還沒改善以前趕快完成九四一三號計劃，就可以進行開採X—5號行星上的礦藏了。」

「非常謝謝雷主任給我們這樣詳細的說明。各位觀衆，相信大家都已看到太空總署的各位人員辛勞工作的情形了。政府有關方面深切了解大家對這個計劃的關心。本人相信一俟X—5號行星上的礦藏開採出來後，就可以滿足大家生活上最迫切的需要了。屆時國內的同胞每人都可以擁有一部輕便、耐用、價廉的海陸空三用噴射飛車。可以供各位上下班用，或是旅行、訪友、兜風無遠弗屆。雖然有一些神經過敏的人認爲我們到時可能會面臨一些停車場或交通管制方面的小問題，本人深信到問題發生時，政府方面一定可以找到妥善的辦法解決的。以上是本週『政府與民衆』的節目。各位觀衆，我是大嘴巴三號。謝謝收看，下週再會。」

編者的話

（上接八五頁）

、買辦茶毒的情形。筆鋒銳利，不假詞色，充分顯示作者不與官僚、買辦妥協的氣慨。倪匡的「標本」，原刊「台灣時報」。描寫某星球採到了一種最具危險性的外星生物，這種外星生物原來是人！很富創意。黃海的「超級智星」原刊「自由日報」，是本期的主文。文中的主角古地生，是商業團體刻意培養出來的「萬能博士」，對於學術界的資本主義化，諷刺至深。黃博英的「飛碟夫人」，是一篇「民族精神教育小說」（作者語），構思相當玄奇，可惜結構浮蔓，不夠緊湊。鄭文豪的「曦」，原刊某五專「校刊」，富於「機關佈景」之趣，中心思想是反戰。

專論登了一篇——張系國的「奔月之後」，「相信對初學者有些幫助」（張先生語）。張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將科幻小說分成「機關佈景派」與「文以載道派」兩派，這種分法，已為國內若干科幻愛好者接受。科幻詩有兩篇——辛鬱的「火中之火」與吳望堯的「複製人加工廠」。詩——尤其是新詩，只可會意，不可言傳，不多說了，讀者自己去體會吧。

屍變

章杰

××大學的醫學院，是一所聞名全國的醫學學府；尤其是它的生物醫學工程系，在這一行中，更執全國之牛耳。

這一天，一輛漆有西天殯儀館的旅行車，開進×大學醫學院的大門。司機輕車熟路，轉了幾個彎，停在解剖系的大門口。

「來了！來了！」幾個穿白袍的年輕人正在門口等着，一看到西天殯儀館的車子，連忙迎出來。車子煞住，從駕駛座上下來一個刁着香煙的大漢。

大漢把車子的後門打開，幾個年輕人七手八脚，把車上的一付擔架拖下來。擔架上蒙着白布，底下躺着一個人——一個死人。

「麻煩你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遞給大漢一個紅包，大漢數了數，一千元，一張也不少，這才抬起頭來，連說：「沒什麼，沒什麼，以後有這種事，你們通知我就是了。」

大漢收起鈔票，上了車，一踩油門，離開解剖系大門。幾個年輕人見殯儀館的車子開走了，才抬起擔架，逕往儲屍室而去。

根據資料，白布下蒙的那個屍體，活着的時候叫章杰，女，廿二歲，因厭世服安眠藥自殺，遺囑將遺體交×大學解剖系做教材。章小姐自殺的地方距×大學有二個小時的車程，一般的計程車誰也不願拉屍體，解剖系就想出一個法子，請西天殯儀館的司機老吳跑一趟。

老吳常從殯儀館運屍體給×大學醫學院，和解剖系的人混得很熟。解剖系把拉屍體的事一告訴老吳，他一口氣答應下來。

解剖系的屍體，大多數是一些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他們死了後，要是沒有人給他們料理後事，市政府就出來做主，出錢交殯儀館火化，殯儀館收到屍體後，先在停屍間存上一陣子，看看有沒有人前來認屍。如果經過一定的時間，仍然無人過問，殯儀館可自行處理。火化是一種處理方式，但他們大多捨不得。一般的處理方式是賣給醫學院，因爲奇貨可居，往往可以賣到好價錢。

到了儲屍室，幾個年輕人把擔架放在地上，掀開白布，幾個年輕人一下子呆住了。

擔架上的章杰——那個自殺的女人，穿着一身淺綠色的長袍，頭髮柔順的攏在臉側，圈出一張秀麗的蛋臉。除了臉色略微蒼白以外，她只像是睡着了，很安詳，一點也沒有異樣。

過去抬來的屍體，都是在停屍間的冰庫裏冰過的，一掀開白布，臉上還冒露水。冰得厲害時，有時得化上半天冰，才能做防腐處理。但是擔架上的章杰却不一樣，她才死了廿四小時，又是死在冬天，看起來就像童話中着了魔法的睡美人一樣。

面對着這位「睡美人」，幾個年輕人反而舉手無措。照程序，他們得先把屍體的衣服剝光，再用一個特殊的注射器，把福馬林（防腐劑）從屍體頸部的血管注入屍體內，這個工作做完，再把她抬入浸泡屍體的池子裏，泡在福馬林中。

正當幾個年輕人面面相覷的時候，儲屍間的大門吱——呀——的開了，進來了兩個人——一

個是系主任，一個是生醫工程系的外籍客座教授卡特。

「開始打福馬林了沒有？」系主任一進門就問。

大家搖搖頭，表示沒有。

「那好，」系主任緊張的神情立即緩和下來，望望卡特說：「卡特教授正要找一個死亡未超過四十八小時的屍體做實驗，這具屍體剛好可以給他。」

卡特見屍體尚未做防腐處理，咧着嘴大笑起來，大笑——是卡特的商標，他常爲了一點小事咧嘴大笑，弄得別人分不清他是眞笑還是假笑。但這次，他的笑却是眞笑，找了一年，才找到他的「實驗」材料，他怎能不笑！

屍體並未抬入生醫工程系，原因是生醫工程系的人不習慣屍體，抬過去怕大家彆扭。卡特教授說，屍體放在解剖系不妨，他可以在生醫工程系遙控。

爲了爭取時間——屍體死亡四十八小時後就不能用了，卡特教授的助手們馬上開始工作。大家做過多次動物實驗，所以做起來很熟練。

卡特教授曾以他發明的一種技術，讓死狗、死猫站起來走路。原理是：動物死亡後，神經細胞等組織先死，肌肉組織死得較慢，在它們死以前，只要給予一種刺激——像腦部的運動中樞所下達的信號一樣，它就會收縮；集合許多肌肉的協調收縮，動物就會運動了。

爲了怕引起輿論反對，卡特的這次實驗很少人知道，即使是×大學醫學院，知道的也沒有多少人。

一切就緒，已屆黃昏時分。卡特教授在他的實驗室中，守着滿屋的電子儀器。牆壁上是個大螢光幕，可以看到解剖系儲屍室中的實況。這時儲屍室中只有他的一個助手和解剖系系主任。卡

特交待過，這個實驗看到的人愈少愈好，以免流傳出去，引起騷動。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當牆壁上的電鐘指到七時時，幾架電子儀器的指示燈自動亮了。一架電腦、一架腦電波發射器，同時進入工作情況。屍體——章杰手臂上所扎着的一根銀針（就像針灸的針差不多），接受卡特實驗室傳來的信號。三分鐘以後——即七點零三分的時候，章杰一下子站起來了！

助手和系主任嚇得連連後退，卡特咧嘴獰笑，他得意的看着牆上的螢光幕，只見章杰繞着浸泡屍體的池子，走了一圈，眼皮眨了三下，又回到原來的地方，躺下，不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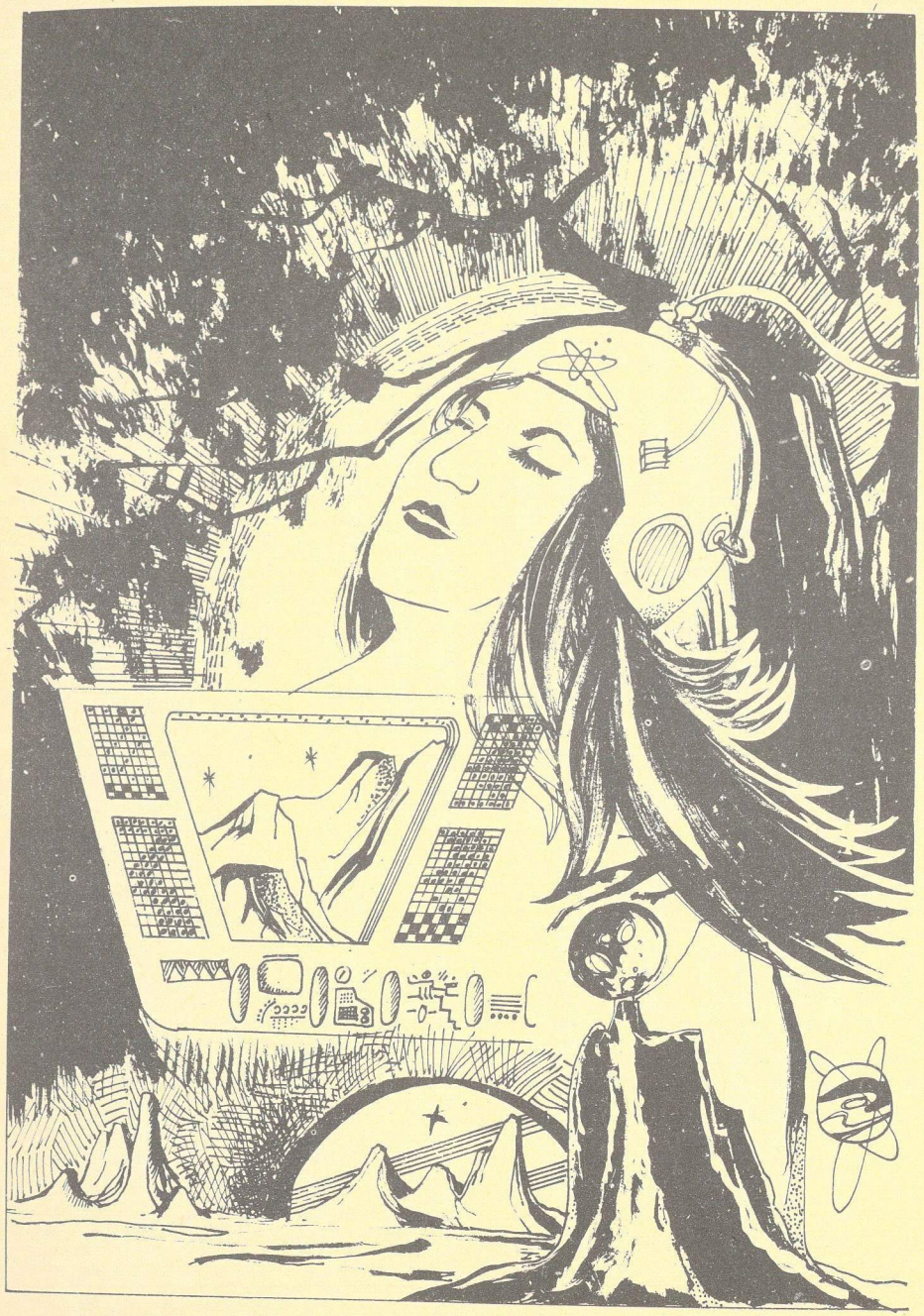
卡特知道，此時電腦中輸入的程式上就只能讓章杰做這些動作。他把機器關掉，將電腦中原先的磁帶取出，換上一卷新的磁帶。「等着瞧吧！」他心裏暗喜：「明日凌晨：博物館中的那顆價值連城的鑽石就是我的了。」

在卡特還沒展開行動前，讓我們抽空介紹一下卡特這個人。卡特是某帝國大學帝國醫學院生醫工程系的系主任，應×大醫學院之聘，來我國擔任客座。

在×大，卡特很得人緣，一些年高德邵的名教授，都願意和他來往。自從他爲某一名教授取得某國帝大的聘書後，更是門庭若市，成了全院最受歡迎的一個人物。

當初×大生醫工程系系主任趁旅行某國之便，向卡特提出聘他爲客座的事時，卡特不禁咧着嘴大笑起來，他不是高興，而是覺得荒謬，心想：憑我卡特，豈是你們那個蕞爾小島所能容得下的。但卡特畢竟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人，他笑完，打個哈哈，推說目前研究工作太忙，客座的事以後再說。卡特做事就是這樣，永遠面面俱到，從不當面給人難看。

半年後，卡特來東方觀光，遊過某博物館後，深受中華文化感召，竟然主動提出要留下來，



×大喜不自勝，像接皇帝似的，把卡特接入×大醫學院，成了×大的客座教授。

卡特果然是個熱愛中華文化的外國人，一有空，就到博物館去，沈緬於中華文物中。他最有興趣的是一顆五百年前緬甸進貢的原鑽。他估計過，這顆原鑽如果琢磨出來，一定比大英博物館珍藏的那顆還大！

「Stupid！」他在心裏暗罵：中國人眞是劣等民族，自己有寶物都不知道！但轉念一想，如果他們識貨的話，就會關防嚴密了，怎會放在一個尋常的玻璃櫃裏，想到這裏，他又咧嘴笑了。

一次又一次的造訪，博物館的一切都已丈量清楚，這些資料都已滙入程式，成爲行動的參考數據。

盜寶的事，最好是親自動手，但卡特沒這個膽量。事實上，他也不需要有這個膽量，他是國際上最有成就的生醫工程專家，科技可以幫他解決一切。

話再扯回來，卡特見自己的「實驗」成功，既興奮又自滿，他想：來台灣這兩年，也沒有白費，「屍體控制術」已從理論成爲事實，等那顆鑽石到手，再回國發表自己的成就，到時名利雙收，將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想到這裏，不免又咧嘴笑起來。

解剖系主任和生醫工程系系主任都來道賀，卡特壓制住自己的興奮，對他們說些客套。他壓根兒就瞧不起中國人，他對中國人所下的結論是一個字——stupid. 不是嗎？在他看來，中國人只知道要某國的聘書，要某國的居留證，他們永遠不知道自己也有寶物。這兩位道貌岸然的系主任，在他看來，也是stupid！兩個人和自己日夕相處，但他們對自己的計畫却一點也不知道，這中國人眞是好對付啊！儘管他心裏這樣盤算着，但口裏却談笑風生，和兩位系主任說些不着邊際的話。

解剖系系主任先走，生醫工程系的系主任却留下來，說要和他談些系務。

「God damn！」他在心裏暗罵，「什麼時候不好談，偏要在這時談。」

解剖系系主任走後，生醫工程系系主任壓低了聲音說：「我擬了一份計畫，你看看。」說着，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摺成對摺的白紙，遞給卡特。卡特不經意的接過來，打開，原來是一份草聘！

「這是什麼？」卡特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希望你簽個名。」

卡特望着系主任，系主任也望着他，兩人對望了片刻，卡特終於垂下頭來。

「等我回國以後，可以嗎？」卡特的語調很委婉。

「不行。」系主任搖搖頭，臉上浮起一陣不自然的笑意，「你不簽，我就不離開這兒，你的事就辦不成。」

「我的事！什麼事？」卡特強裝鎮靜。

「說出來不好聽，總之，你的助理全告訴我了；不過，你不用擔心，他到時候還會幫你的。」

卡特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萎頓的靠在靠背椅上，系主任還不放過他，繼續說：

「我答應保送他出國，他就把你的事全告訴了我。」

「God damn！」卡特想罵，但已罵不出聲來。他失神的望着系主任，覺得系主任像是已變成另一個人。他印象中的系主任是個過份客氣，帶點靦覥的人，但這時的系主任却兩眼有神，充滿自信，正以一種神秘而略帶嘲弄的眼神望着他。

他想起了他那個助理，「God damn！」那個像一隻狗一樣忠順的年輕人竟然出賣了自己！他答應過他，回國後要聘他爲助理，但當助理畢竟沒有拿公費唸學位好啊！都是自己太小看中國人了！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像是一下子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過去他以爲中國人都是笨蛋，只要許他一點好處，就會伏首貼耳、唯命是從；現在才知道中國人太不可貌相了。

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他只得在那張草聘上簽了自己的簽名。

「祝你好運。」系主任拾起草聘，笑着走出了卡特教授的實驗室。

「God damn！」系主任剛帶上門，卡特就捶着桌子不住的咒罵，「God damn！就憑你！也想到我們帝國大學當教授！」連罵了幾聲，覺得輕鬆了些，這才取出一根香煙，點燃，斜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剛才的事只是個小插曲，對大局並不發生影響，只是他覺得窩囊，憑他國際聞名的大科學家，竟然接受一個小中國人的威脅，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一想到那顆巨鑽，又覺得剛才的小插曲算不得什麼了。

在興奮、焦躁等複雜的情緒下，終於熬到了十二點，卡特檢查了一下儀器，關上燈，步出實驗室，像個幽靈似的，踱到解剖系的門口。

十二點半的時候，從解剖系的大門中走出一個年輕人。

「通到儲屍室的門是不是都開了？」卡特問他。

「都開了。」年輕人答。

兩個人退到一棵大樹下，背靠着樹，各懷心事。校園裏靜靜的，霧氣很重，不見星月，只有遠處的幾盞路燈，在霧氣中，吐着慘淡的光暈。

年輕人就是卡特的助理，他本來不想再爲卡特做事，但系主任命令他一定要這樣做。

「他叫你做的事，你都得照做。」系主任的語調很嚴厲，「如有半點差池，你別想保送出國！」

系主任爲什麼這麼做，他想不通，事實上，他也不必多想，只要能出國拿學位，管他那麼多幹嘛！

卡特很想罵助理一頓，但一直忍了下來。他知道系主任不破壞他的計畫的原因；系主任是希望他快點完成計劃回國，這樣，他自己也可以提早前往應聘；否則卡特惱羞成怒，對自己並沒有好處。

夜光錶的指針指到十二時三刻的時候，兩個人的神情立刻緊張起來。十二時三刻一到，卡特實驗室的一系列儀器就會自動開動，腦電波發射器在電腦的控制下，開始發出一定的信號，這些信號會引起章杰——那個女屍的肌肉收縮。

在四隻眼睛的注視下，從解剖室的大門中閃出一個女人，卡特一看到女人，趕緊迎上去，助理有點怕，緊跟在卡特後頭。

三個人會合後，轉身往停車場行去，停車場就在解剖系的後頭，轉個彎就到了。上了車，助理坐在駕駛位上，卡特和章杰坐在後頭。三個人，不！兩個人，都沒說一句話，逕往博物館開去。

五分鐘後，車子到了博物館。看看夜光錶，還有三分鐘一點，這段空檔，章杰是不會有任何舉動的。卡特讓助理把車子開到一棵大樹下，以減少別人注意。

卡特和助理站在轎車門口，望着腕上的夜光錶，一點一到，章杰又一下子「活」過來！卡特給她戴上一付手套，又交給他一支切割玻璃用的鑽石刀。一點零三分，章杰下了車，朝着博物館行去。

這當兒，大樹後頭突然閃出一個人來，閃光燈一閃，卡特、助理和章杰全被攝入鏡頭！

來人退後一步，背起照相機。「明天再談，祝你成功。」說完，消失在黑暗中。

「God damn！」卡特恨得牙癢癢的，「明天再談，還不是脅迫我發聘書！」在卡特的心目中，解剖系系主任是個較爲古板的人，有次一大夥教授去吃花酒，解剖系系主任就沒去。事後，卡特問他爲什麼不去，他還講了一番大道理，卡特不能全懂，只能聽懂什麼孔子、孟子的。沒想到這個「古板」的傢伙竟然來上這麼一招，看來比醫工系系主任還難纏。

當卡特和助理被突來的干擾弄得不知所措的時候，章杰却不受任何影響，照着電腦的導向，一步步的向前走。按照程式，章杰將爬上一棵三層樓高的椰子樹，然後一躍，跳上三樓陽台，再把玻璃窗割破，打開窗子，進去割破玻璃櫃櫥，取出鑽石，再循原路回來。這些動作，活人絕對無法做到；但在電腦的遙控下，死人却能發揮肌肉收縮的潛能，變成超人。

這時章杰已走到那棵椰子樹下，抱住椰子樹，開始往上爬。卡特和助理緊跟上來，站在椰子樹下向下張望。章杰爬得好快，簡直像飛一樣，到了樹頂，正要躍上十公尺外的陽臺時，四下的燈光突然滅了，章杰像塊石頭一樣，從三層樓高的椰子樹上摔下來！差點砸中卡特。

「停電了！」念頭才轉過來，突然，四下傳來空襲警報的汽笛聲。

「空襲警報！快跑！」助理撒腿就要跑，卡特一把把他拉住。

「抬屍體！」功敗垂成，卡特變得格外冷靜。兩個人抬起跌得不成人形的章杰，向汽車奔去。

當會員
大家出錢大家看